

立法會

研究梁振英先生以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 評審團成員身份在該比賽中的參與 及相關事宜專責委員會

第三次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9時
地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委員

葉國謙議員, GBS, JP (主席)
鄭家富議員(副主席)
黃宜弘議員, GBS
石禮謙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茂波議員, MH, JP
梁美芬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黃毓民議員

缺席委員

李永達議員
謝偉俊議員, JP

證人

公開研訊

第一、第二及第三節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下稱"戴德梁行")
趙錦權先生

戴德梁行
黃儉邦先生

戴德梁行
鄭鴻恩先生

戴德梁行
伍楚宜小姐

第二及第三節

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有限公司
梁鵬程先生

威寧謝香港有限公司
潘根濃先生

Legislative Council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Mr LEUNG Chun-ying's Involvement as a Member of the Jury in the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Concept Plan Competition and Related Issues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Third Hearing
held on Saturday, 31 March 2012, at 9:00 am
in Conference Room 3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Members present

Hon IP Kwok-him, GBS, JP (Chairman)
Hon Andrew CHENG Kar-foo (Deputy Chairman)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GBS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Hon Cyd HO Sau-lan
Dr Hon LAM Tai-fai, BBS, JP
Hon Paul CHAN Mo-po, MH,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JP
Hon Tanya CHAN
Hon WONG Yuk-man

Members absent

Hon LEE Wing-tat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Witnesses

Public hearing

Sessions 1, 2 & 3

Mr CHIU Kam-kuen
DTZ Debenham Tie Leung Limited ("DTZ")

Mr WONG Kim-bon
DTZ

Mr CHENG Hung-yan
DTZ

Miss NG Chor-yee, Teresa
DTZ

Sessions 2 & 3

Mr Ronald LIANG
LWK and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

Mr Kenneth POON Kan-young
Davis Langdon & Seah Hong Kong Limited

主席：

早晨，各位。時間已過了數分鐘。我們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今天的公開研訊開始。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研究梁振英先生以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身份在該比賽中的參與及相關事宜專責委員會"的第三次公開研訊。專責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得立法會授權，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2)條，行使該條例第9(1)條所賦予的權力，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以進行研究。

今天的研訊會分為3節。第一節向專責委員會作證的4位證人是來自戴德梁行有限公司的趙錦權先生、黃儉邦先生、鄭鴻恩先生及伍楚宜小姐。第二節的證人是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有限公司的梁鵬程先生。第三節的證人是威寧謝香港有限公司的潘根濃先生。

首先，我請大家留意，整個研訊過程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連主席我本人在內共4位委員。整個研訊過程中必須有這樣的人數。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特權，只適用於研訊的過程。所有議員，包括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都應該避免在研訊過程以外的場合發表與研訊有關的意見。我想藉此機會提醒旁聽今天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在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中提供的證供，將不會受到《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因此，如有需要，各位人士和傳媒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此外，專責委員會已決定證人須在宣誓後才接受訊問，所以稍後我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1條為證人監誓。

在稍後的程序中，我會要求證人除宣誓外，亦就他曾經向專責委員會提交的陳述書及文件作出確認，把這些資料納入為這次研訊的證供。專責委員會已經同意，為方便公眾跟隨研訊的進行，當證人確立了他提交的陳述書作為他的證供之後，我們會將該份陳述書公開給在場的公眾人士及傳媒。此外，專責委

員會亦已決定，所有經專責委員會同意公開的文件及證人的陳述書，會盡快上載至立法會網頁，供公眾查閱。

我現在宣布專責委員會第一節研訊開始。專責委員會已同意4位證人的要求，可以由陳維良律師陪同出席研訊。但是，我請陳律師注意，在整個過程中並不能向專責委員會發言，你只能提供意見給你的當事人。

專責委員會決定證人須宣誓作供。我現在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4位證人監誓。

首先是趙錦權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下稱"戴德梁行")趙錦權先生：

好的。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本人，趙錦權，謹對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好，多謝趙先生。趙先生，請坐下。你曾於3月26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W8(C)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將你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補充？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主席：

好，多謝。趙先生，你亦曾向專責委員會提交多份文件，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DTZ1及DTZ2號，以及第DTZ1(C)至DTZ3(C)號的文件。趙先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這些文件作為證據？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好，多謝。

趙先生，就你要求專責委員會將DTZ1(C)至DTZ3(C)號文件保密……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專責委員會經考慮後，我們視乎運作的有效性及公眾利益後，作出這樣的裁決，就是DTZ1(C)及DTZ2(C)這兩份文件，我們認為，在這利益的前提下，應該予以公開。

趙錦權先生：

明白。

主席：

至於DTZ3(C)號文件，我們接納你的要求，把它保密，因為這關乎你在當中提及的一些公司營運方面的資料。

趙錦權先生：

明白。

主席：

我作出這方面的決定。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請趙先生能夠知悉。

趙錦權先生：

是，明白。

主席：

接着是黃儉邦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黃先生。

戴德梁行黃儉邦先生：

本人，黃儉邦，謹對全能天主宣誓，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好，多謝黃先生。黃先生，你曾於3月26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W9(C)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黃先生。

黃儉邦先生：

是，沒錯。

主席：

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能夠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將你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補充？

黃儉邦先生：

沒有。

主席：

好，多謝黃先生。

隨後是鄭恩鴻先生……對不起，鄭鴻恩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戴德梁行鄭鴻恩先生：

本人，鄭鴻恩，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好，多謝。鄭先生，你亦曾於3月26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W10(C)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這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呢？

鄭鴻恩先生：

是。

主席：

好的。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將你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補充？

鄭鴻恩先生：

沒有。

主席：

好，多謝。

伍楚宜小姐，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戴德梁行伍楚宜小姐：

本人，伍楚宜，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好，謝謝，謝小姐……謝謝，伍小姐，你曾於3月26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W11(C)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這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呢？

伍楚宜小姐：

是。

主席：

好。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將你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補充呢？

伍楚宜小姐：

沒有。

主席：

好，多謝，伍小姐。

4位證人，剛才專責委員會經過考慮其運作有效的需要，決定要求4位證人在完成第一節研訊後，邀請你們在第二及第三節的研訊中繼續作證，並與其他證人一起作證，這方面，希望你們能夠知悉。

好，多謝你們。

我提醒各位委員，根據專責委員會《工作方式及程序》第16及17段，在公開研訊中，委員只應為確立與此次研訊有關的事實而提問。我會決定哪條問題或哪項證據是否與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有關，以及是否屬於研訊範圍。我亦有酌情權，決定哪條問題是否屬於跟進問題，以及應否容許委員提出該問題。

就今天的研訊，我首先問趙錦權先生。趙錦權先生，你現時的職位與你在2002年時的職位有沒有甚麼大分別？

趙錦權先生：

2002年時，我的職位是Executive Director，現時的職位名稱叫做International Director。

主席：

OK，在中文方面有沒有甚麼不同？

趙錦權先生：

當時的中文為執行董事，現在是環球董事。

主席：

OK。趙先生，接着有一個問題問你，就是在戴德梁行的估價部，你主要提供的是甚麼服務呢？服務的對象是哪方面呢？在甚麼情況下才會提供不收費的服務呢？在公司紀錄上，有沒有一份清單，列明在某段時間中，公司提供收費與不收費服務的客戶的名單呢？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我們公司估價部……我們分開了幾個不同的sections，每一個section做的工作都會有少許不同。我們有按揭估價部，有

非按揭估價的部門，有一個專門負責跟政府商討關於例如補地價等其他事宜的叫做法規部門，主要是3個部門為主。工作方面，我們其實每一天都有向銀行或跟一些我們相熟的客戶，提供一些免費的估價服務。每一天，以當時2002年計算的話，我記得，我們應該每一天答覆約500至1 000個免費的"口估"，我們日常的工作都是這樣的。至於人數方面，我現在不大記得我們總共當時大約有多少人，我相信當其時估價部門約有60人，在香港。

主席：

好了，我想開放……委員有沒有就這方面或就戴德梁行在提供的有關資料上，需要作進一步瞭解？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謝謝主席。我相信要索取一些背景資料，因為趙先生也提述了一些狀況，但都想跟進剛才主席提問關於no fee或無償的安排。剛才趙先生有提到，每天……是否剛才所說，每天大概要回答500至1 000個的……一些免費的服務，即提供免費的服務，是3個部門，是嗎？即在你的估價部門之內的3個不同的——剛才你用"sections"——或者我用……都可以用"部門"？

趙錦權先生：

可以。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可以的。

陳淑莊議員：

包括剛才說的法規、與按揭有關，以及與按揭無關的非按揭業務的，都是500至1 000個。

趙錦權先生：

沒錯。

陳淑莊議員：

那麼，剛才你又提過大概有約60名同事，其實在甚麼情況之下，你們會決定用一些無償形式或不收錢的形式去提供這類專業的服務呢？因為都是專業嘛……打電話給你們……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繼續。

陳淑莊議員：

……我想知道，例如你們會否有一份客戶名單，或視乎那複雜性；我們想瞭解那個準則，你們是如何決定，因為60個人，每個人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況，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決定，但我們最想瞭解的，是你有甚麼準則可以告訴你這60位員工，在哪些情況下提供收錢的服務和不收錢的服務，因為這直接與公司的營運有關。謝謝主席。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一般來說，我相信我們最大部分的客戶是銀行。銀行方面，每天都有同事打電話過來。另外，有一些非銀行業務、非按揭業務的估價，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有一些相熟的客戶，或是一些同行，它們都不時會有這類電話打過來，我們都會答覆的。

陳淑莊議員：

嗯。那我就想問一問，例如今次西九這個……因為你可以說是DTZ主要的接觸點……

趙錦權先生：

是。

陳淑莊議員：

……我想問一問，這算是哪一類型呢？

趙錦權先生：

這……

主席：

趙先生，或者你可以稍為對準咪高峰……

趙錦權先生：

哦。

主席：

……因為我們有錄音。

趙錦權先生：

好的。

主席：

OK，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西九這個是屬於我們叫做非按揭的估價。

陳淑莊議員：

那麼，又想問一問，主席……

主席：

好。

陳淑莊議員：

……都是準則的問題。你說銀行打來問，我相信大家有時候都……即可能大家都會知道，我們都會打去銀行問一問。如果你做按揭，估一估價。但是，如果是non-mortgage，即非按揭業務的話，我相信那範圍可能都相當廣泛，你剛才有提及同行、說可能是熟客……

趙錦權先生：

是。

陳淑莊議員：

……我想問一問，那個準則又是怎樣？有沒有說明，有多少名同事可以去決定呢？因為我相信當你要處理同行和相熟客戶的話，可以處理的同事應該人數不會是60人，即應該會更少……

趙錦權先生：

是。

陳淑莊議員：

……即應該更專業的。我想瞭解一下，第一，他仍然未回答準則；主席，第二，處理這類垂詢的同事大概會有多少人？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我剛才說，因為我們分開了幾個不同的sections，或者簡單點說是一些"小部門"。在這當中，其實每一個"小部門"，我們都會有一個負責的董事，他們會專責那個……我們叫"小部門"的運作。所有事情有需要的時候，由那個section head決定究竟是否需要收費，或者我們會不會回覆那個我們叫做"口估"。

主席：

好。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主席，那個section——即當時在西九這宗……這個整件事之中，你就是接觸點。你當時是否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個section head呢？

趙錦權先生：

我就是部門的主管。section head是……

陳淑莊議員：

小……

趙錦權先生：

……K B WONG。

陳淑莊議員：

……K B WONG……即這個會是我們的……

主席：

黃儉邦先生。

趙錦權先生：

黃儉邦先生，是。

主席：

是，黃先生。

陳淑莊議員：

.....那即是當時就是黃先生決定這個是收錢還是不收錢？

趙錦權先生：

是，黃先生和我都可以決定的。

陳淑莊議員：

當時呢？

趙錦權先生：

當其時這個其實不是決定收費與不收費的，因為其實這個case一開始的時間.....潘先生，即Langdon的潘先生找我的時間，已經說明這是一個不收費的工作。

陳淑莊議員：

明白。主席，我都想再問問，那個不收費.....不好意思，因為我始終不是你那行業，因為我看到那封信，即DTZ，本來是"C"——1號那個，即本來是"C"，現在不"C"那個。我覺得很.....因為其實我自己看下去，都頗為細緻，亦有很多不同的分析、估價。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都免費，都OK著數。這純粹說笑。

但我想問問，其實你們怎樣去——你自己說是個人決定，或者你們兩個一起決定，但有沒有一些公司上的準則，我不是說你不幫公司賺錢，你都是在幫公司賺錢，但就這宗生意，你怎樣去決定？即是除了你們兩位決定之外，我想知道準則.....無論如何都要有準則的嘛。

主席：

是，因為那是一份很詳細的評估，當中花了頗多人力物力。為甚麼可以不收費呢？

趙錦權先生：

其實在你們看來是比較詳細的，但實際上來說，如果大家看清楚裏面的內容，基本上裏面的內容我們是重複了Langdon潘先生給我們那個我們叫做area schedule，即那個面積的分布。其實我們只不過將其分布再列出來。因為我們就算不收費也好，我們一定要在工作中，我們要qualify我們的根據，例如我們的面積根據從何而來。所以，在報告裏面，我們其實只是將Langdon給我們的area schedule重複出來，大家看清楚就會看到是這些東西。

主席：

嗯。

趙錦權先生：

所以，其實當中沒有甚麼特別——雖然你說有幾頁紙，幾頁紙是重複又重複那些面積。我們真正加上去的其實是opinion of values，即是有關於數字的那一部分而已。

主席：

但是你每天500到1 000個，如果按照這樣的資料去提供，其實這些都不需要收費，哪些才會收費呢？你的人力都真的很……花費得很厲害，這樣提供，公司如何維持到整個營運，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我想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的數量雖然有這麼多，但是絕大部分是銀行方面的估價。銀行方面的估價，在我們的工作程序裏面，只是人家打電話給我們，我們就這樣回答他們，我們不需要用這樣的形式發出。這樣的形式其實通常會在一些我們叫做非按揭估價那裏才會有的。

主席：

OK。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多謝主席。這類型的垂詢或者生意大概佔你那500至1 000的大概多少？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你說以量而言……

陳淑莊議員：

以量而言。

趙錦權先生：

……我想佔了95%以上是一些按揭的"口估"。

主席：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但是都……主席，都仍然是準則……準則那方面……

主席：

可不可以準則方面給委員較清楚的資料呢，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在我們而言，沒有甚麼特別的準則。因為一般而言，我們如果可以收費，我們當然會收費。但是，好像這一類型，人家已說明不收費，而且在我們而言是"拍拍膊頭幫幫手"這樣子。因為在我們計算一些土地估價，在你們而言可能是："嘩，為何好像很複雜。"但是，我想對我們而言，就好像明天需要賣地，電視台把咪高峰遞過來或者打電話過來問我們："明天賣地的價

錢你們怎麼看呢？"我們其實基本上只是用這類型的形式回答 Langdon而已。

主席：

好。梁美芬議員。沒有，OK。何秀蘭議員。有沒有？

何秀蘭議員：

早晨，幾位。未開咪.....

主席：

得，你繼續講。

何秀蘭議員：

OK，多謝主席。我們現在手上有幾位證人給我們的陳述書。因為當中.....趙先生.....

主席：

黃先生。

何秀蘭議員：

.....黃先生和伍楚宜小姐都在這過程之中有份。所以，主席，我待會兒問的問題可能會就3位提問.....

主席：

沒有問題的，可以，可以。今次可以，這4位都可以問的。

何秀蘭議員：

.....我首先想問趙錦權先生。因為我們看整件事和各位的陳述書，其實裏面有4間公司，第一當然是戴德梁行，其角色我們很清楚。另外就是參賽的楊經文。另外還有梁黃顧，以及還有 Langdon這間，即是Mr Kenneth POON與你們接觸的，打電話來問價的。或者，趙先生可不可以先說一說這4間公司，尤其

是最後3間公司的工作關係是怎樣呢？即是楊經文先生那間、梁黃顧那間和Langdon，這3間的工作關係是怎樣的？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主席。楊經文和梁黃顧，我想在過去我記憶所及，我們與他們沒有任何工作關係。在我的工作歷史裏面，我與他們沒有工作關係。Langdon方面，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因為其實Langdon亦是測量師，但他們的測量師的工作性質與我們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主要做估價那一類型為主，Langdon他們是工料測量，主要是建樓時的成本為主。我們在做估價的過程中，很多時候——譬如我們要估一幅地，或我們要做一些工作的時間，我們很多時都要向工料測量師查詢一些資料。

很多時候，我想Langdon也好，或者他的competitors都好，他們會有一些這樣的資訊可以給我們。亦因為這樣，我們與他們之間，有時候我們會向他們查詢一些成本的資料，反過來，他們有時候也會向我們查詢一些例如地價或樓價的走勢，我們和他們之間，會在這方面有這樣的關係。

至於個人來說，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個測量師學會，所以我們是同一個學會裏的人，經常也會見面。至於與則師楊經文和LWK，我們和他們是沒有接觸的。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想問，根據陳述書所說，趙先生和黃先生其實一直都只是與Langdon的Kenneth POON先生接觸而已，並沒有與梁黃顧，甚至是一定不會與楊經文先生的公司接觸。陳述書是否這樣表述呢？

趙錦權先生：

是的。我們一直以來，就西九的case，我們接觸的只是Kenneth POON，即是口頭上的事情都是這樣的。

何秀蘭議員：

那麼，我可否向趙先生確實，他其實完全不知道楊經文先生那方面的聯絡方法等？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主席，我想我們在工作過程中，我們曾經被要求將一些資料傳真到LWK，或者楊經文先生那方面。

何秀蘭議員：

是。

主席：

你們有沒有直接與楊經文先生接觸？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主席：

即是你本人也沒有？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主席：

何秀蘭議員，請繼續。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翻閱伍楚宜小姐的陳述書，她在其中一段，即我們的W11(C)，不知道趙先生有沒有？伍楚宜小姐表示，在2001年9月25日，趙先生和黃先生指令伍小姐，請她將一個團隊的履歷，用傳真寄給楊經文先生的公司，亦將副本寄給Kenneth POON先生。或者趙先生可否再解釋一下，這件事在甚麼情況下，你覺得需要發生，向伍小姐下這個指令？

當然，你剛才說過，Kenneth POON先生曾經叫你把這些資料傳過去，但是，你有沒有問過為甚麼？因為這已經不是每個月500個或者1 000個的免費報價，而是實質地進入第二個階段，你當時有沒有查問進一步的資料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很多時候在我們的工作過程中，我們無論是否接到那宗生意，很多時候，已經有人向我們索取CV。其實，我們的CV在我們的公司網頁也可以看到。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向我們索取CV，我們也會先交給他，因為無論能否接到該宗生意，我們的CV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又不是甚麼機密，或一些要收錢的東西。你向我索取CV，對我來說沒所謂的。

何秀蘭議員：

主席，趙先生如何看待西九發展的經濟潛力呢？當他們被要求做免費估價時……當然這是一個商機……他自己如何估量這個商機呢？

主席：

或者前提是，你知不知道潘先生或楊經文先生要求你們給予這個……的用途是甚麼？與西九有沒有關係？趙先生可不可以這方面清晰地向何議員反映或表達呢？

趙錦權先生：

因為始終是10年前的事情，我只能說可以記憶到的事。我想當時潘先生跟我們說的時候，有提及這是西九的設計比賽。對我們來說，這是design competition，因為我想我們在黃先生發出的信函中，也有說過這是設計比賽。

我想以我們的概念來說，這純粹是設計比賽，實際對我們來說，你問有沒有甚麼經濟效益，站在我們當天的角度來說，第一，這是比賽；第二，這個所謂的西九設計比賽，對我們來說，我們看到未來不會有甚麼事情要我們做。

因為無論西九的設計將來獲獎也好，不獲獎也好，能興建也好，對我們土地估價師來說，是不會有任何幫助。因為興建西九需要一個architect，需要一個建築師，亦可能需要一個我們稱為工料測量師，來估計該幅土地建築時的成本。

但是，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幅公共土地，即是政府地，當真正做任何工作時，是政府拍賣的，跟我們做土地估價完全沒有關係。我們純粹是……Kenneth POON打電話說要幫忙，我們純粹……我們也不太知道為甚麼他需要這樣一個土地的估價。不過，既然他開口，我們就幫幫忙，就是這樣簡單而已。對我們來說，看不到這個西九的工作，對土地估價師來說有甚麼幫助。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趙先生做了這一行很久了。

趙錦權先生：

很久了。

何秀蘭議員：

其實，在整個行業內，是否大家也會留意一下，香港的土地規劃、最新發展，或者一些已是公共資料的發展計劃呢？還是

只會關起門，在office裏等客人打電話來，然後如實報價？你也會看一些財經報紙，瞭解到西九這幅土地是會發展的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們知道有這樣的規劃，但是，規劃對我們來說，純粹是政府的規劃。

主席：

OK。

何秀蘭議員：

主席，在趙先生多年的經驗和多年的認知中，每天都看財經報紙，為甚麼他會理解這幅土地是拿出來拍賣呢？這一直都不是政府的意向。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剛才所說的，是這幅土地即使設計成怎樣也好，我想將來政府需要，即使要將土地招標也好，拍賣也好，這是政府的政策。對我們來說，只看到西九將來會有一些發展，而這些發展，我剛才也說過，對我們土地估價師來說，只看到它將來會發展成甚麼用途。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想在這一點再追問，大約三幾分鐘就可以。

主席：

好。

何秀蘭議員：

其實在整個行業的行規中，很多時候都會做設計比賽，西九也不是第一趟。以趙先生的認知，過去無論在香港或者海外的設計比賽，勝出者的設計也會得以落實，大多數情況也會得以落實，趙先生是否同意？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本身不是architect，不是設計師，因為在任何這些設計比賽，其實一定由建築師，即architect去牽頭。每一次這些設計，我們都沒有直接參與。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在這個行業裏，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專業，未必有直接參與，所以，我剛才問趙先生，當有人向你問及西九估價的時候，西九作為一個商機，你有否任何商業敏感度，立即評估自己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合夥人，還是完全沒有這個敏感度呢？以你這麼多年的經驗。

趙錦權先生：

以我這麼多年的經驗，以一個土地估價師或我們以一個估價師來說，這根本不可能是一個有商業商機的地方。如果有，我也想議員你告訴我。

主席：

OK。

何秀蘭議員：

主席……

主席：

還有沒有問題？

何秀蘭議員：

我也要說說我聽完趙先生的答案的感覺。我不信服一個如此資深的人，對商業機會是如此沒有敏感度……

主席：

我認為你不應評論。我們現在是請證人提供他的一些觀點，而對他提出的觀點，我們會自己在這方面作討論，好嗎？

何秀蘭議員：

我們是會……是會繼續評估……

主席：

……整個研訊不需要……

何秀蘭議員：

……我們會……

主席：

……不應有這方面的陳述。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們會繼續評估證人給我們的答案。

主席：

好的，沒問題。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想問趙先生，你在戴德梁行任職多久？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在戴德梁行是……19年。

黃毓民議員：

現時還有那裏工作？

趙錦權先生：

是，沒錯。

黃毓民議員：

你也算是戴德梁行資深的……又資深、薪金又高、又是有份決策的人，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即今天仍然是，對嗎？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即是說，你對梁振英先生既從事公職又是戴德梁行的主要股東，你都會有些基本的認知，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你的老闆是行政會議召集人，而這間公司所做的生意是經常要與一些地產商或發展商聯絡，甚至在他們身上找生意，是否這樣？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你會否自己有時候都要很小心，自覺地或你的老闆梁先生都會提醒你，他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所以你接洽生意的時候，你都要經常要有一種戒慎恐懼、很小心翼翼，檢視會否有機會出現利益衝突？

主席：

趙先生，會否有這樣的考慮呢？

趙錦權先生：

都會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梁先生有否經常指示你們，要注意這些問題呢？

趙錦權先生：

有的。

黃毓民議員：

你作為戴德梁行的主要幹部，有否試過做一些生意，可能與你的老闆梁振英先生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間接或直接有關、有利益的問題？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有些情況是會有的。當有的時候，我們會通知梁先生，如果我們知道他有參與那事情的話。

黃毓民議員：

你會如何處理？除了通知他之外，就這樣通知他便算了……

趙錦權先生：

嗯……

黃毓民議員：

……他接着有甚麼指示呢？

趙錦權先生：

如果有利益衝突的時候，通常來說，我們一是不會接那宗生意；亦有一些情況，如果我們知道例如梁先生他有些情況是可以避席的話，而他覺得是沒有特別問題的話，我們便會接生意，然後梁先生便會避席。

黃毓民議員：

但是，如果公眾或比較知情的人或是你行內的人，他們會有一種如此的認識，就是由於梁振英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在香港的所謂政治結構裏，他是地位崇隆、有影響力，以及他是有份參與政府決策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作為他的夥計，你會否覺得接生意比較容易一點呢？

主席：

我想提一提，我們現時主要是因為梁振英先生那時候是西九評審委員會的身份，我希望大家着重這個身份的討論，他在行政會議與他公司的關係，有點兒未必是這麼直接的，希望大家均能夠注意到這個問題。我提醒大家。

黃毓民議員：

不過我都會繼續問，因為你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你那間公司是在做這些生意，你的夥計不會有這種驚覺性嗎？第一，你會有這種驚覺性；第二，你會覺得"很著數"。我"俾面"你的老闆，便給生意你做，公眾會有這種疑慮的，如果他知道內情，或你的對手。這是很合理的，問這個問題，就要聽他如何回答，主席。所以，又牽涉到你說西九，我擔任估價師而已，西九規劃圖的設計，即使他勝出了，都未必"帶挈"到我做生意，你又幫助他？我們今天召開這個會議，就是要找出真相。從證人的證詞，你會找到一些漏洞，主席，對嗎？如果我的老闆是梁振英，我去拉生意，我有可能對別人說："喂，CY的"，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甚至.....

主席：

嗯.....

黃毓民議員：

.....有些人給生意你做是"俾面"，因為你的老闆是梁振英.....

主席：

好，黃毓民議員，我已經讓你闡述了，我只是提醒，我們應該……

黃毓民議員：

不，我是回應你剛才……

主席：

……我只着重於……

黃毓民議員：

……你不要攔我，OK……

主席：

得。

黃毓民議員：

……因為我在問問題，我要他具體回答而已，不過你硬要迫我陳述，我便要陳述了，因為我問的時候，是全部要他有具體的答案，Yes or No，但你硬要指點我，叫我不要問這些問題，我便必須做這個陳述。多謝主席。

主席：

我再重申，我剛才提出的，是希望大家着重於他現時……我們這個專責委員會主要的權力範圍下，我希望大家集中。趙先生。

黃毓民議員：

嗯。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剛才黃議員你的問題是甚麼，我不太記得。

黃毓民議員：

問題是你作為戴德梁行的高級幹部，你的老闆在香港地位崇隆，現時又是候任特首，之前他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你接洽生意的時候或人們給生意你做的時候，會否存在一個這樣的問題，是他們都會考慮梁振英的身份呢？

主席：

好。

黃毓民議員：

你自己是否……你如何處理呢？

主席：

作為……

黃毓民議員：

除了你剛才回答我你會告訴你的老闆，你的老闆有時候會有些指示，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如果你說純粹因為梁先生的地位而我們是否可以得到多些生意，或因此而做……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特別的生意，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想，香港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很多東西都有公平的競爭……

黃毓民議員：

你不需要評論這點，香港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對不起。如果你這樣回答我，我便會與你辯論，這不是辯論的場所，香港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我現在告訴你。如果有公平的話，便不會有今天這個調查委員會，OK？

我想問，你的陳述書裏有一些講法，例如那個大簿，作為記載所有DTZ承接項目的詳情，我們想瞭解一下，但你的statement卻沒有提及有一個全公司的大簿，你只說在估價部門有一個叫做Confirmed Instruction Registry，究竟大簿的紀錄是涵蓋全公司的東西，還是只涉估價部門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估價部的.....

黃毓民議員：

但是，如果只是估價部門，看完是不會知道有甚麼相關項目，是否還有其他部門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們其他部門是做一些物業代理為主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梁振英先生縱使不會直接參加日常的運作，但很多時候關於公司的東西，都要透過你們這些部門主管來匯報，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這即是說，他都會知道DTZ承接的項目？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想他未必會知道承接的項目，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每天接到的生意，單是在估價部，都已經相當多。如果你說要每一宗都知道的話，這是沒甚麼可能的。而且在我們的日常會議中，我們亦不會提及每一宗個別的case。

黃毓民議員：

那即是說……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與我們今天要說的西九所謂設計比賽項目的情況，你們沒有向他匯報？

趙錦權先生：

沒有。

黃毓民議員：

另外一個問題，我希望你可以據實回答，尤其是這些日子，不要對我說在10年前，你記不起。因為你份statement，其實有些所謂陳述，說得很不清楚。你甚麼時候知道梁振英做了這個所謂評審，西九的評審？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有一天早上梁先生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他對我說的。

黃毓民議員：

你在statement(o)(1)那裏說你不知道，"I did not know that...然後blah-blah-blah"，但是當你看到Kenneth POON之後，你的"around September 2001"，這個around，你記不起具體的日子，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即是你記不起具體的時間？

趙錦權先生：

Exact的日子是記不到。

黃毓民議員：

OK。那麼，可能可以解釋了，即是說如果我們找到一些資料，你這個所謂陳述書所陳述的內容可能有點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拿你沒辦法，因為你根本就說記不起，對嗎？

我想問問你，你知道他做評審，之前你不知道，around那段時間你見過潘先生，是嗎？然後，某日——根據你的陳述書——告訴你他做評審，是嗎？你的上司做相關設計比賽的評審，你這位客人又曾經通知過你，你怎樣解釋這件事？有沒有與上司溝通過，有一件這樣的事情呢？

趙錦權先生：

你說的是.....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你說的是客人通知我.....

黃毓民議員：

你向這個.....當你向Kenneth POON提供服務的時候，在你的statement中，其實你有多次接觸的。那你都知道是有關西九的比賽，你採取一些甚麼步驟，有關利益衝突的問題，等於我先前問你，你說你會向你的上司說的，是嗎？後來你又知道你的上司.....

趙錦權先生：

我.....

黃毓民議員：

.....是評審嘛。

趙錦權先生：

是，嗯。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知道梁先生是評審，是要去到他做評審那一天，他打電話回來問我……他告訴我他是評審，他問我們是否在那宗case裏面有involve到，那時我才知道……

主席：

即是你是梁先生直接和你通電話時，你才知道，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沒錯……

主席：

即是有一天他來電，你才知道？

趙錦權先生：

……是的，所以我在我的陳述書中說，我在2001年9月去見Kenneth POON的時候，我是不知道的。

主席：

OK。黃儉邦先生，你呢？你是甚麼時候知道的？黃儉邦先生。

黃儉邦先生：

是趙先生告訴我的……

主席：

你才會知道？

黃儉邦先生：

.....即是工作的時候，或者我們向潘先生提供意見時，我自己是不知道梁先生的角色的。

主席：

OK。黃毓民議員，你還有沒有跟進？

黃毓民議員：

你的陳述書(o)(1)那處，在這個問題上，令大家很頭痛、很煩惱，找不到答案，"I only came to know about that later."，"later"是幾時呢？前面是"around September"，是嗎？

趙錦權先生：

.....around September的意思.....

主席：

或者這樣，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當他發問時，即一問一答，要得到我的批准及同意下，你才回答，好嗎？

趙錦權先生：

好。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看你這份陳述書，我們沒辦法找到答案。

主席：

好。

黃毓民議員：

所以我希望你很具體，將前後次序告訴我們.....

主席：

前後次序。

黃毓民議員：

.....甚麼時候知道梁先生做評委？你說："他做評委的時候那一天我知道。"。"那一天"是甚麼時候呢？是有日子的。如果按照你剛才所說，你知道梁先生做評委那一天，你就知道了，即是 he 獲委為評委那天，你就知道他是評委，對嗎？

趙錦權先生：

不對。

黃毓民議員：

不對？

趙錦權先生：

嗯。

黃毓民議員：

那你甚麼時候知道他是評委？是他告訴你他是評委，你就知道他是評委？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是，回答剛才黃議員的問題。第一，我想最主要是在我的陳述書中，我的第一句是說我在2001年9月，潘先生找我的時候，我是不知道梁先生是評委；第二個sentence，第二句，我就說我知道梁先生是評委，是當他在做評委那一天，他打電話給我，因為我相信當天是他身處評委的地方，有人通知他，說我們是其中一份子，所以他打電話來問我，我們是否有參與這個西九設計比賽。

黃毓民議員：

那麼，那個"later".....

趙錦權先生：

時間方面，我想是很清晰的。

黃毓民議員：

那麼，好了，如果這樣說，你就不應該.....那句句子就是"I only came to know about that later."你是可以有個日子的。當日他坐在那兒做評審的日子怎會沒有呢？

趙錦權先生：

如果你問我是哪一天，我真是不能回答你。不過，你看回前前後後，看回報紙的.....你就看到.....

黃毓民議員：

我們不是看報紙的.....

趙錦權先生：

是的，所以……

黃毓民議員：

對不起，不好意思，我現在問你，不要叫我看報紙。我現在問你，我的問題非常清楚，這個"later"不是記不到，你可以有個很確切的日子。如果你要來這裏作證的時候，你這份陳述書是有可能將那個確切日子寫出來，因為那一天，按照你的陳述書所說，就是梁先生坐在那兒做評委那天，然後他知道你們公司可能有份參與，所以打電話問你……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那日你怎會記不起呢？為何可以不寫在這裏呢？

主席：

我再提醒，我們自己提出的……我們現在是邀請這位證人在這方面作供，亦希望大家在發問的過程中，要求他提供資料，好嗎？就不要……

黃毓民議員：

不可以叫我看報紙。我現在告訴他，不可以叫我們這些委員看報紙。我們委員如果可以看報紙的話，就不用開這個會。

主席：

黃毓民議員……或者趙先生，你在這方面有沒有回應？

趙錦權先生：

如果你叫我說出確實日子的話，我印象中，我真是沒辦法可以recall到他在哪一天打電話給我，但是，他的而且確在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梁先生不是非常高興地問，即是說，因為梁先生

通常來說比較……即是與我們談話不是很勞氣那種，但他那天早上打電話回來的時候，是比較勞氣的，問我們是否正在做西九的設計，參與了那個比賽。所以，這件事印象是比較深，但你問我是哪一天的話，我真是沒辦法可以確切說到他哪一天打電話給我……

主席：

即是……

趙錦權先生：

……因為那件始終是10年前的事。

主席：

好，副主席。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們要求趙先生一定要提供這個日子，因為他的陳述書說得很清楚。我當你這個"later"是整個句子的……即是一個構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回應上面的"around September 2001. I only came to know about that later when Mr LEUNG called me one day saying that he was on that day sitting as one of the Judges for that competition"。那個日子是可以很清楚的，可以查得到的，你要提供那個日子給我們。

主席：

趙先生，你可否提供這方面的日子呢？

趙錦權先生：

我可以回去找找，找出確實的那個日子，因為你叫我recall，就這樣去回想的話，我只知道梁先生曾打電話給我，他說他當天正在做評審，但你問哪一天的話，我真的要回去看看，要回去找找。

主席：

好的。

黃毓民議員：

主席……

主席：

還有沒有其他人？因為我要再……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有。

主席：

嗯。

黃毓民議員：

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待會兒，當那位潘先生稍後來到時，大家也可以問他。我們看看Langdon的另一封信DLS6(C)中，看看這份文件。

主席：

這份文件……這份文件是尚未出示的。

黃毓民議員：

有的，我們有的，在這裏。

主席：

稍後，當下一位證人來到時，我們才可以……未確認的，所以我們這份文件……

黃毓民議員：

OK，未確認，不要緊。這份文……

主席：

或許這樣吧，若你有新的問題，請你再……

黃毓民議員：

這份文件與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有關的。這份文件是一封信，這封信是……這封信是提……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這封信的日子……

主席：

黃毓民議員，由於未確認，我們現時要等到下一節，才可就這方面提出。這是在第三節討論的。

黃毓民議員：

不是的……我可以引述這封信的內容來向他提問。

主席：

不可以。

黃毓民議員：

不可以。

主席：

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首先，我再次申報我與趙錦權先生是中學同學，但我們在這件事上從來沒有討論。

主席，我想集中一點繼續問問趙先生，在其陳述書中的一些內容。不過，首先我想問問，趙先生，你在公司……因為你在陳述書中沒有提到你做了多少年。你的陳述書沒有……因為其他也有寫到，有些在1997年開始在戴德梁行……

主席：

他做了19年，剛才說過。

鄭家富議員：

19年，這個職位，對嗎？謝謝。剛才我亦聽到，趙先生提到每天500至2 000個口頭的……

主席：

500至1 000個。

鄭家富議員：

500至1 000個，這是相當多的，500至1 000個——每一天。不過，我想確認的是，與我們今次所談的估價，具體實質是不同的，對嗎？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

鄭家富議員：

因為這個是比較複雜的，就着……

趙錦權先生：

這個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鄭家富議員：

請說，請說，你是否有些……

趙錦權先生：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們在"口估"當中，我剛才亦解釋給主席知道，我們超過九成半以上是一些稱為按揭估價，那部分佔我們公司每天的工作量，是以那部分為主的。至於其他部分，亦牽涉到其他不同的案件。

主席：

你剛才說是九成多。

趙錦權先生：

是，九成五，九成五以上。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想問，我想盡量瞭解你們行內的慣例或行規。就你們提供的不收錢、無償的服務，特別針對譬如威寧謝這間公司，一個比較……我看過是5、6頁紙的一個估價服務，這類服務在你們恆常的工作或你們的慣例中，1年大概會有多少宗左右？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時間……如果你計算在2002年那段時間，我想數量不會太多。

鄭家富議員：

如果不夠，我亦繼續問，就是在你們的行業中，戴德梁行的規模，與你們規模相若的競爭對手，在香港的surveyors即估價行，大概是……如果我說大概是10間、8間左右，你覺得是否同意呢？

趙錦權先生：

差不多吧。

鄭家富議員：

差不多。所以，如果有10間、8間這類競爭對手可供威寧謝查問，它們不去問，而是問你們，但問你們，你們又不收錢的話，我們大膽的一個假設是，它覺得因為你們一來可能出名，第二個假設是因為有梁振英先生作為一位大老闆。你覺得這個假設——我不是行內人——這是否合理的假設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想這個假設是不合理的。因為，我想正如剛才鄭議員你不在席時，我亦向陳議員解釋，這一類型我們這樣評估一些土地的估價，好比電視台很多時候，例如明天拍賣土地，它們來電也好，或把器材搬來詢問我們也好，就是詢問明天拍賣的預算地價是多少，這其實是一件頗尋常的事情。其實，我不知道Langdon或其他參與西九設計的，它有否找其他公司，我們亦不知道。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口估"，或是一個我們稱為簡單的估價，因為實際上與我們回答電視台的地價，是沒有很大差別的。

鄭家富議員：

我剛才……我一直在處理另外的工作時，我亦聽到你這個解釋。所以，正正我第一個問題開首時亦問到，其實按理來說，這是一個數頁紙、比較詳盡的估價，不是就這樣口頭上，電視台來電詢問你，你便用你們的經驗來評估，這應該是有不同的，對嗎？

趙錦權先生：

其實，剛才回答陳議員時，亦向主席提過，其實在我們的報告中——即我們那封信件，不可說是報告——在那封信件中，雖然我們的頁數有5頁紙長，但實際上，當中我們只是重複Langdon給我們的面積schedule，即那個area schedule，我們重複

寫在信件中。你看到當中大部分的資料，基本上是一個面積的重述，而不是很複雜的資料。

主席：

好的，鄭議員，其實這個問題是在重複的。

鄭家富議員：

好的，不好意思，主席。我繼續問，想問問趙先生，你是否覺得，因為在數份陳述書中，特別是當威寧謝透過一位何先生，你們的一位何先生，即何衍鈞先生，然後何衍鈞先生找黃先生，接着黃先生你們便開始去做了。那麼，你作為部門主管，如果我說你們對這項無償的工作十分重視，這樣說對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我想何先生是給了……應該他是把我的電話給潘先生，潘先生找我的。因為，基本上，在我們來說，我們亦不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case，但因為一般來說，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我主要是負責接觸客戶，並以行政工作為主，所以變成我會帶同黃先生去，因為實際工作會由黃先生負責的。所以，在工作中，我與黃先生為何會去找潘先生呢？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因為，見過潘先生之後，因為我與潘先生也是認識的，在學會中從事一些學會事務，亦因此我與黃先生一起去，之後其實所有事情亦交由黃先生去做。

主席：

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的意思是問，你作為執行董事，我相信你不會大大小小的無償、口頭instructions，你也會親自去開會。所以，如果我用一個說法，公司包括你作為估價的最高負責人去開第一次

會議，繼而由另一位黃先生，亦是一位director來跟進這宗個案，公司相對來說是很重視這個無償的工作，是不是呢？

主席：

趙先生。

鄭家富議員：

盡量精簡，因為我怕……我不想拖大家太多時間。

趙錦權先生：

好的。這不是一個完全的事實，因為一般來說，有時我相識的客戶我都會自己去見見他。而且因為Kenneth POON亦跟我在學會內有工作，所以他有甚麼需要時，我都想去瞭解。因為在電話上，Kenneth只說有些東西想找我們幫忙，即索取一些地價的資料，我亦take這個opportunity與黃先生一起去見他，這亦並不表示對那個case有甚麼重視。因為很多時，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會親自去見客戶，但那個case其實在見Kenneth POON時，我們才知道實際那個case是做甚麼，在電話內其實是沒有詳細說到的。

主席：

副主席。

鄭家富議員：

主席，在這個層面上我想多問一條，然後進入去問電話、日期等問題。據我剛才瞭解，你的部門大約有五、六十個職員，你從來沒有想過找稍為低級的職員去跟進，當時從來沒有想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習慣找同事去跟進一些case時，都會找section head，先交給他，然後再由他去負責。

鄭家富議員：

即這個section head今次就是黃先生。

趙錦權先生：

沒錯。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想問證人，剛才黃毓民議員問W8(C)有關梁先生有一天他正在做評審時打電話給你的那一幕，這一幕確實是重要的。不過日子我都明白，10年前未必如此容易掌握，不過據上次梁先生給我們的陳述及你的陳述，我估計大概就是2月24日至28日這段時間，因為當他被人說到他的公司好像有關連，便十分勞氣地打電話給你，你剛才用"很勞氣"。

我想問一問，因為梁先生上一次到來都說，當他填寫申報利益時，他曾打電話給一個職員，不過他記不起，我姑且用A君來形容這個人，因為不可能說任何一個人。梁先生到今天都未能確認這個A君，這個部門的A君看完大簿就說，戴德梁行沒有跟西九比賽有甚麼關連，於是梁先生便填了報表。

我想問，當時因為這個電話，梁先生打給A君這個電話，根據我們的搜證，約是在2月21日、22日、23日，即打電話給你的那幾天，雖然大家也不知道是哪幾天，但肯定は相隔幾天而已。這個確認，我相信大家是同意的，在這個基礎下。我想問……

主席：

趙先生，你對這方面……

鄭家富議員：

是不是確認？你要回答的，因為紀錄不知道你……

趙錦權先生：

你想我確認甚麼呢？

鄭家富議員：

即確認梁先生打電話給A君的日子，跟梁先生打電話給你的日子是相隔一、兩天而已，是不是？

趙錦權先生：

這點我不……因為我不大知道他在哪天打電話給A君。

鄭家富議員：

同意，這點明白。不過從這個角度，我想問趙先生你，如果作為你跟梁先生十多二十年的工作關係，以及你是一個估價部門的主管，一個亦可能相對龐大的延後利益也好，或者比賽獎金部分可以作為一個獎賞的所謂無償工作也好，當時梁先生沒有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你去查證，你覺得這個做法，在你當時跟他的工作關係之下，你現在聽到我這樣的表述，會不會有一些不尋常呢？

趙錦權先生：

是的，主席，我想以過往在我們公司一直工作的經驗，梁先生來電不一定是找我的，很多時候，譬如他打電話找我就好，或者找哪個同事也好，即他只需要……因為我們的工作程序所做的所謂conflict checking，最主要都要翻查我們的大簿，所以很多時他打我桌上的電話找不到我時，他可能會找第二個，亦有可能其實根本他直接找那位A君亦不出奇，因為在我們的……雖然你說我們有一個所謂工作關係都好，我是部門主管都好，以過往來說，梁先生在一些類似的case上，他都不是直接打電話給我，他有時會打電話給其他同事。

主席：

好的，我想……

鄭家富議員：

主席，主席……

主席：

我想在此提醒，我們提出問題時盡量減少一種評述的方式去對某一方面人士作出猜度，我想我們的問題應直接詢問事實，好不好？希望我們每一位提問的委員都特別留意這點。鄭議員，繼續。

鄭家富議員：

你剛才說到梁先生來電時是比較勞氣，你可不可以說說……即如果比較勞氣你都記得的話，他當時是怎樣問你的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具體我想都沒有辦法可以……即要說出他的一句一字，我想都比較困難，但因為通常……因為我跟梁先生做事那麼多年，他是一個脾氣比較好的人，即很少會稍為勞氣地提問，這是比較少的。

他當天早上來電時，他問我們知不知道他是評審，我說我不知道，他便問我們是否有做西九的工作，我說在我印象中好像有，不過我說那件事似乎都不能叫做是一項已完成的工作，因為我們其實出信給Langdon後，我們發出了一些東西後，根本沒有feedback給我們說，他有沒有用我們的資料等等，我說都不大記得他曾叫我們看看所有東西。因為正常來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參與工作的話，我們發出了東西後，通常他們都會有東西回來，讓我們看看我們自己做的東西是不是叫做出了當中的東西，我們是否接受。很多時候，他要feedback回來給我們，但是我記得那個case沒有甚麼這些工作，所以我回答他說，我們好像應該有接觸，不過我說具體的東西，我要問問K B WONG，所以接着梁先生應該找KB，即黃儉邦先生，詢問他具體的情況。

主席：

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想再問梁先生有沒有在稍為勞氣的內容中提到，他曾問過A君，而A君說沒有。我作為一個人，一個普通人去想，因為他在前幾天才問過是沒有的，接着再相隔幾天原來是有，那麼便很勞氣，但他又不會找回A君，他卻找你。不過我想確認你不是那個A君？

趙錦權先生：

我不是。

鄭家富議員：

是的，你不是那個A君。那麼他……即……當然我遲一些會問他為甚麼不找回A君，而去找你，即我想如果我問你便不大公道，因為你不知道他想甚麼。不過他有沒有在一個很勞氣的內容中說："A君說沒有，為甚麼會是這樣的？"有沒有這樣說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印象中他沒有提及A君的名字，不過他就……我印象中他好像說是查過大簿都沒有，那麼我就回答他說，因為這基本上是一個沒有fee收的東西，所以就是這樣的了。

主席：

好的。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主席：

好的。

鄭家富議員：

即是有沒有fee，有沒有價目這個問題。因為始終我都想趙先生提供多一些資料，就是你同意今次這項工作是一個相對你們平時的估價，以及因為西九的比賽，同時，可能日後整個發展也會相當具規模的……雖然你們說沒有記錄在大簿，但對於梁先生在大簿查不到的這個機制之下，當時那位A君，即沒有A君……因為你的部門也不是很多人，說是五、六十人，好像很多的，但其實以一間公司來說，五、六十人也不算是多得很。而且，梁先生在這裏提供證供時，他說那位A君也是高級職員。你們的高級職員，在你的部門，我相信有五、六個吧，包括你在內，是嗎？他說查大簿跟他說過的這個A君是個高級職員。在那段時間，這名A君有沒有曾經在查大簿之後也跟你說過，梁先生是評審……不過，你不知道他是評審，即有沒有問過，有沒有做過關於與西九有關的項目的估價呢？有沒有這個人曾經跟你說過？

主席：

趙先生，有沒有？

趙錦權先生：

沒有。

鄭家富議員：

沒有這個人的。

主席：

好。

趙錦權先生：

因為我想始終來說，我們所有的工作只要是一個confirm了的instruction，我們才會記錄在大簿。

主席：

其實，你們有沒有翻查過誰是A君？站於……你也是作為主管級的，有沒有？

趙錦權先生：

也有問過有沒有一些……因為……在之後吧……因為我們現時有些同事仍然在職——有些已經離職了——我也有問過現有在職的同事，他們都沒有印象，或者記不起，因為實在時間太久了……

主席：

嗯。

趙錦權先生：

因為梁先生時不時會打電話來問一些……要我們翻查大簿的事，所以，在當時有沒有哪位同事接過這要求或翻查過，其實……印象中並沒有。

主席：

其實，當時發生了這件事後，梁先生也以一些比較責怪式的口腔……按照我的理解，你很少會聽到梁先生這樣問，你們之後有沒有在那時候問問誰是A君呢？當時有沒有？

趙錦權先生：

其實，我們並不 concern A君是誰，而是 concern……在我們來說，我們自己內部討論，我想我那時也有跟黃先生說過，就是這並不是一項收費的東西，為何要那麼勞氣呢？

接着我們也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已經把 file pass 給……即我們稱為 folder，即一個很薄的 folder，給了梁先生，向他交代我們做了甚麼工作。因為站在我們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我們也不敢肯定這是否一項已完成的工作，因為我們只出過兩封信，實際上，如果我們有其他類似的工作，一般邀請我們參加一個團隊工作，一定會有一個團隊的會議，以及他們用了我們甚麼

資料，會要求我們確認。但是，就這個case來說，是沒有做這些工作的，也沒有人問我們這些事。

主席：

好的。

鄭家富議員：

主席，最後一、兩條問題。你跟進了，我想在此很快的跟進多一條問題……

主席：

好，只是一條好了。

鄭家富議員：

趙先生，我們不是……你可能不太concern那位A君，但我們的委員會則很concern這名A君，因為我們也要確認是否真的有這個A君存在，這是很重要的事實。所以，我想繼續問的是，給我的……希望從你所有的證供中，為何梁先生在填寫這份表格時……因為你作為一個主管，以及你與他有多年合作夥伴關係，他要找你，我相信是很容易的。他為何不是第一時間找主管，而找那名A君，但隔了數天，他卻找你，而不是找那位A君？這點是否真的——令我們覺得前後口供——有點兒不可信及有點兒不可思議呢？就是這一點而已，我希望趙先生你明白，這名A君對於我們來說，來確認究竟梁先生當天是否真的找過A君。

主席：

梁先生，你有沒有……

鄭家富議員：

趙先生。

主席：

趙先生，你有沒有要回覆的地方？

趙錦權先生：

因為梁先生過往習慣也不一定打電話找我，所以，我也很難評論為何梁先生會找A君，之後又找我。因為梁先生時不時也會找不同的人詢問事情。

主席：

嗯，好的。好。其實，黃先生知道是誰嗎？

黃儉邦先生：

我也不清楚。

主席：

OK。好了，我想問在場的議員，你們第一輪有沒有誰會提出問題？如果沒有，我們會進入第二輪。

鄭家富議員：

有。

主席：

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主席，我也是覺得有必要跟進A君這條線路，雖然趙先生覺得不是很重要，但我相信，你聽到我們那麼多同事都問這個問題，也覺得有必要知道多一些資料。因為梁先生於3月20日說過，A君是一個比較高級、資歷比較深，以及是他認識的職員。他說，根據他所理解，有十多個人屬於這類人，有十多個人屬於這類人。但是，他一時間想不起這個人的名字，當然，他最後回覆我們，說回去會嘗試找找這十多人的名單。我想確認一下，你剛才與黃先生都確認了，你們不是A君。貴公司今天有4位同事出席，其他兩位是不是A君呢？

主席：

或者先由梁先生說……不是，是鄭先生，對不起，鄭先生。

鄭鴻恩先生：

我不是。

林大輝議員：

你不是A君。

主席：

那伍小姐呢？

伍楚宜小姐：

主席，我也不是A君。

主席：

OK，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那麼我想問，因為梁先生說，回去後，即3月20日回去後會嘗試找出這份名單，我想問問，梁先生有沒有接觸過你們4位，真的去找，有心地找出這份名單呢？有沒有接觸過你們4位呢？

主席：

你問哪位？

趙錦權先生：

呃……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就這件事，梁先生沒有接觸過我們……沒有接觸過我。

林大輝議員：

黃先生呢？

主席：

黃先生。

黃儉邦先生：

我也沒有。

林大輝議員：

其他呢？

鄭鴻恩先生：

我也沒有。

主席：

伍小姐？

伍楚宜小姐：

我也沒有。

主席：

嗯。

林大輝議員：

趙先生或黃先生，因為你們是董事，我想問問，你估計梁先生會接觸哪些人來找出這份名單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相信他可能會問人事部那邊找出那份名單，因為我們公司……我部門有60人，但我們全公司在整個北亞區有超過1 000名同事。

林大輝議員：

不是，我想趙先生……因為……我想……他打電話回去鰂魚涌的公司，我想鰂魚涌的公司不會坐千多人的……那間公司……

趙錦權先生：

……我想……

林大輝議員：

……那位A君是鰂魚涌公司的A君吧，不會千多人的，我想。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想問問林議員，你想問的問題是甚麼呢？

林大輝議員：

我想問的問題是，因為梁先生在3月20日的公開研訊中表示，之後會嘗試回去找出那份名單……

趙錦權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從而協助我們，或者協助他自己找出誰是A君。這份名單，他當時說有十多個人可能是A君。為甚麼呢？因為這十多人比較高級、資歷比較深，而又是他認識的。他不會認識千多人吧.....

趙錦權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所以，他覺得是在這十多人的名單中，但他一下子記不起那名字。所以，我想問問，他事後有沒有回去要求你們協助找出這份名單.....

趙錦權先生：

呃.....

林大輝議員：

.....你剛才說人事部，是嗎？

趙錦權先生：

我想他應該詢問人事部，因為梁先生現在已離開了我們公司，我估計他可能會詢問人事部，因為我.....我.....

主席：

即是你不知道，主要是你不知道。OK。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我想問一問，當然，梁先生是主席，具體地，亦可能真的記不起每一個同事的姓名。如果是黃先生或趙先生，由你們去找出這十多人，因為當時比較高級、資歷深，而他是認識的，而他會打電話問的，這十多個人的名單，據你們估計，兩位可否協助他找出這份名單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如果要翻查，我相信是可以嘗試翻查的，應該可以找到的。

林大輝議員：

OK，主席，我問完了。

主席：

好，我們第二輪……哦，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

謝謝主席。主席，我想請趙先生向我們介紹他的陳述書W8(C)的(n)第(2)段，你在這段指出，9月18日，K B WONG寫了封信給LWK。你找到那段了嗎，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找到。

石禮謙議員：

那封信，你有沒有那封信？你有沒有給我們？

趙錦權先生：

有的……

石禮謙議員：

有那封信……

趙錦權先生：

……在DTZ1(C)……

石禮謙議員：

..... OK.....我知道，我只想確定那封信而已。

趙錦權先生：

嗯。

石禮謙議員：

你可否回答我，當你提供土地價值時，你如何去評估一個土地的價值？你多告訴我一次.....你是一個 surveyor，那你是否要看看它要興建多少東西、如何興建、有多少酒店、有多少住宅？那你有沒有看過圖則？你就只是隨便"信口開河"地評估，還是研究過才去估價呢？

主席：

趙先生。

石禮謙議員：

即從你的.....professional的經驗.....

主席：

趙先生，估價是如何提供的？

趙錦權先生：

是，主席，那封信上，我們已經將 Langdon 給我們的 area schedule，即那個面積，要興建多少酒店、有關商業的面積有多大、住宅有多少、酒店有多少等等，它提供了面積的清單給我們，我們根據那個面積清單去做一個估算。

主席：

石議員。

石禮謙議員：

好，那你估價，不單看其面積清單，你還要知道那裏整個環境是怎樣的，對嗎？因為這樣你才評估到在市場的價值，說估價，就是說市場價值，是嗎，趙先生？你教一教我們，因為議員未必懂得這方面的事情，你是專家，我想你說一說，好嗎？市場價值……即知道該處的市場價值是怎樣，是嗎？

主席：

趙先生，或者你簡單地向我們介紹一下……

石禮謙議員：

主席，這方面很重要，為甚麼呢？要這樣，我們才看到整封信的意義在甚麼地方，主席。

主席：

明白。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相信，在Langdon給我們的area schedule中有一個很粗略的sketch，provide了給我們，那個……我相信，在DTZ2文件裏……

石禮謙議員：

你已經說了。主席，我想問一問，即你所作的估價……那個是市場價值，你要知道整件事是甚麼，你才可以估價，是嗎？譬如你現在評估一個……人家問你，剛才你回答鄭家富時，你說很多人打電話給你……明天的報紙問你，你評估這幅地值多少錢？你要知道那幅是高級地，還是普通地，還是整個區是怎樣的。你是知道的，是嗎？

趙錦權先生：

我們知道的。

石禮謙議員：

你那封信……你有沒有看過那封信？黃先生寄出去的那封信，你有沒有看過？因為你是主管，是嗎？

趙錦權先生：

那封信，基本上是由黃先生發出的，他亦是我們的Section Head……

石禮謙議員：

我知道，我想問，你有沒有看過？

趙錦權先生：

我有看……在他發出那封信時，我沒有看過，但之後有看過……

石禮謙議員：

……但他有沒有向你提過關於這件事？他會出這個價……是他一個人發出，還是你們集體商討過，提供一個這麼重要的價給人家，因為雖然不需要收錢，但你也有一個你自己專業的角度去看的嘛，你都是一個所謂licensed person，對嗎？

趙錦權先生：

嗯。

石禮謙議員：

那他做的事……還是一個人可以……整間公司，一個人可以決定一個價值，是嗎？

主席：

或者這樣，那封信是黃先生發出的，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的，那封信是黃先生發出的。

主席：

或者請黃先生回答，好嗎？

石禮謙議員：

不是，對不起，我知道那封信是黃先生發出的，主席，我想問趙先生有沒有跟黃先生商討過這個價。他答完我，我就會問黃先生，主席。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沒有。

石禮謙議員：

即你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趙錦權先生：

我知道有這西九的事，因為.....

石禮謙議員：

那麼.....

趙錦權先生：

.....是我與黃先生一起去的。

石禮謙議員：

好的，多謝你，你知道有.....因為你去見這個.....

趙錦權先生：

Langdon的潘先生。

石禮謙議員：

..... Langdon 時，你曾經商談過，那你是否知道這是一個 competition，一個比賽？

趙錦權先生：

是，知道。

石禮謙議員：

你是知道的，那你當時，即9月時你們見面，那你是否知道梁先生是.....即你有沒有.....你不看報紙，不知道梁先生是西九的Jury，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那時候我是不知道的.....

石禮謙議員：

你不知道，那時不知道。但是，因為這個.....即你做估價，你都要.....所有市場應該.....你有否天天看報紙，關於市場信息各方面？

趙錦權先生：

我們主要是看市場買賣成交那些資料。

石禮謙議員：

.....買賣成交那些，如果你估價.....買賣成交.....那是一幅填海地，那你知道這個又關於西九，為何你又要估價？你知道那裏有 competition，作為一名專業人士，你是否知道這個 competition 必定要有一個.....全香港的報紙都報道了那些 juror 是誰，因為這不是一件秘密的事，這件是公開的事，那你作為

一個 surveyor，這麼高級，你不知道誰做 juror？不要說是梁先生，你不知道誰做 juror？

趙錦權先生：

未必知道，因為這是一個設計比賽……

石禮謙議員：

我知道。我的問題是，你完全沒有看報紙，完全沒有去問，即這個比賽，誰去審核，即一個普通 professional 都有興趣知道，但你對這些事卻完全沒有興趣，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因為這是個設計比賽，對我們來說，我們不覺得這事與我們有甚麼直接關係。

石禮謙議員：

如果你覺得跟你沒有直接關係，趙先生，那你為何要與黃先生去見 Langdon 呢？因為你覺得重要，才由你……一哥……去一起見面嘛。那麼，你們見面時，你說過甚麼呢？Langdon 跟你說甚麼呢？如果是一個普通設計比賽，你是不需要提供 land value 的，是嗎？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這麼說吧，因為我最初跟 Kenneth POON 通電話時，他說只是找我們幫幫忙，有些地價事宜想索取一些資料，那我……就是這樣上去。上去之後才……詳細提到這是西九設計比賽。至於為何西九設計比賽要提供地價資料，這個我亦不大知道。不

過，大家是同行，他提及需要找一些地價資料，於是我們就提供了一些地價資料給他，就是這麼簡單。

主席：

好，石議員。

石禮謙議員：

好的，即是你完全沒有看過報紙，因為報紙都報道得很詳盡，即全部都報道了，例如哪9個人做juror等。你又沒有去理會，又沒有去問，你只是……又沒有……你剛才說是一個設計比賽，但人家叫你提供地價，你要瞭解到為何要有一個地價，你卻沒有問，這是否你平時工作的方式呢？

趙錦權先生：

如果是一個……主席，因為平時來說，如果這是一個收費的項目，我們會比較詳細地去看看那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但是，就這個case來說，我相信，即我們初步提供一些所謂地價資料時，我們亦未知道是否真的被視為參與了這個設計比賽，因為在我們提供了這類資訊之後，去到後期，他叫我們提供我們的CV，提供了CV之後，接着就不再有任何消息，亦沒有一個由Langdon也好，或者由任何parties確認我們參與了這個西九比賽。

在我們的印象中，我們亦不知道究竟他有沒有把我們當作其中一個叫做partner，因為正常來說，如果真有參與的話，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所謂團隊的會議，坐下來傾談、給意見等，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consultant。但是在這個case來說，除了Kenneth POON問我們拿了一些資料和CV之外，然後再沒有任何的消息，沒有人叫我們去開會，沒有人再叫我們去做任何其他跟進工作，亦沒有人再給我們一些……

石禮謙議員：

多謝，主席，得，明白。即是Kenneth POON……我想問，你和Kenneth POON是很好的朋友，是嗎？所以他才找你。即是你們時時與Langdon一起去做這些……時時給Langdon意見而不用收錢，對嗎？

趙錦權先生：

不是的，因為其實與Kenneth，最主要的是因為在學會，在香港測量師學會中，他有參與一些學會的事務，而我亦有參與學會的事務，我們在那邊接觸得比較多，在工作上我們接觸得不是那麼多，最多有時候我們問他們取一些……

主席：

石議員。

石禮謙議員：

即是很少有這樣的情況，我明白。即是很少情況你們去合作。你那趟去見他，但你那封信寫給則師樓，不是寫給Langdon，為甚麼會這樣呢？是不是他叫你這樣做？在開會的時候解釋給你聽，他有沒有解釋給你聽，這是西九，將來如果贏了，你們都可能會納入short list……consult……即專家short list，有沒有解釋過給你聽，有沒有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沒有解釋過。

石禮謙議員：

即是你做"阿頭"，你們完全純粹是……誰叫你去，你去一去見他，見完他就給他一封信。你只是c.c.……從你那封信c.c.給Langdon，你給予一個建議，應該不是給則師樓LWK，應該給Langdon，但是你給LWK，c.c.給Langdon。這裏一定有一個理由你為甚麼這樣做，有一個解釋的。可不可以解釋給我們聽，為甚麼這樣做呢？趙先生。

主席：

趙先生。這樣，石先生……石議員，這是最後一條問題了。因為我還有梁美芬議員要提出跟進。

石禮謙議員：

明白，明白。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據我瞭解，當時是潘先生要求我們這樣做的。他叫我們的信件address給LWK。

石禮謙議員：

最後一條問題，主席。我想你在這裏……因為你宣誓過，你是完全……你告訴我們，你不知道西九這個概念比賽，梁先生即你們公司的主席、Chairman，你不知道他是jury，是嗎？

趙錦權先生：

我不知道。

主席：

好。

石禮謙議員：

你不知道你給予的估價，你沒有看過Hamzah的圖則，你只是隨隨便便的估一估那個地價的，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

石禮謙議員：

即是隨隨便便，對嗎？

趙錦權先生：

是。所以我們那封信說，這是一個"ball-park"的indicator.....

石禮謙議員：

"ball-park"和隨隨便便是兩回事。"ball-park".....為甚麼梁先生的file有一個land sketch，你看看梁先生那份文件，你個file有land sketch。你個file有land sketch，你便不是隨隨便便的，land sketch中列明有多少百萬呎是住宅，有幾十萬呎是寫字樓，有幾多萬呎.....甚麼叫land sketch？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們聽呢？

主席：

因為石先生是一名很專業的人士，你都知道。

趙錦權先生：

是，我知。

主席：

或者你是不是.....因為我已經說過你已是最後的問題，不要不斷的提出問題，因為我.....

石禮謙議員：

主席，我知道。我只是運用我應有的時間，我只是.....我為甚麼還要問這些事情呢，主席，我熟悉這方面.....

主席：

.....我明白.....

石禮謙議員：

.....你不讓我問，我是在問一個很公道的.....

主席：

.....明白，我現在不是不讓你問.....

石禮謙議員：

.....你不要阻止我去問一個問題，對於大家有個認識。因為我知道他不可以隨隨便便的，一個professional.....我想他解釋給我聽，我不是說他說謊不說謊，沒有這樣的。我就是問他是從一個專家角度，因為他自己的file裏有一個land sketch.....

主席：

明白，石議員，我沒有阻止你問，我只是提出你是一名很專業的人士，所以趙先生亦要答，要很清楚地回答，但是呢.....

石禮謙議員：

他答得很清楚，一直.....

主席：

.....我同時亦提出，你已是最後一條問題，因為還有第二位，我只是這樣的意思。

石禮謙議員：

多謝主席。

趙錦權先生：

我想那個所謂land sketch，在DTZ2那一份藍色的文件裏，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是怎樣的一個land sketch。那是一個很粗糙的sketch，當中亦沒有將未來的設計，做甚麼類型的東西，酒店的模式是怎樣都沒有，只可以看到一個平面圖。在我們而言，我想我最主要看看住宅有多少，商鋪有多少，酒店有多少，西九的位置在哪裏。我想我們已經足夠做到這東西了。

石禮謙議員：

即不是一個ball-park figure？不是隨隨便便的figure來的？

趙錦權先生：

其實都是隨隨便便的，因為在我們而言，你問我今日在觀塘的地價，AV多少，我想今日問石議員，你都很熟悉吧。

石禮謙議員：

我很熟悉，因為我不是隨隨便便的。我知道你剛才這麼說，因為會有一個市場的價格，不是隨隨便便的，你同事做完了一個價，你不可以對他不公平，他不是隨隨便便地估一個價。我剛才問你，你有沒有看他那個價，你說隨隨便便的；你又沒有看過他的價，你不知道他怎樣計，我問他怎樣計算的，主席。在此不能輕輕鬆鬆地答問題，我們是找尋整個事實。有沒有在此不要緊，我只是瞭解……

主席：

好……

石禮謙議員：

……如果你這樣回答我們，是很不公平的，知不知道？

主席：

……我希望我們自己提出每一位證人作供，他自己要負責任的，我們亦無須要在現時去評價這位證人提出的觀點，好嗎？不要在……

石禮謙議員：

主席，好。

主席：

我想在這個問題上再問問趙先生。當時梁黃顧的梁先生，有沒有參加這個會議的？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主席：

沒有的，OK。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是的，主席。我想問問趙先生，在DTZ你通常……你覺得梁先生是你的老闆，還是一個直系上司、大老闆？你是怎樣看他的角色？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梁先生，他是集團……即是我們公司的主席。在我而言，他是我的partner。

梁美芬議員：

你剛才說，梁先生在某天早上打給你，我們如果在文件中看，應該是2002年2月28日，就是他做完評審後打電話給你。你說他打電話給你的時候都很……你剛才形容是甚麼……很不開心，很勞氣，是的，很勞氣。你剛才都說過，用不用這麼生氣呢？其實當天他打電話給你，很勞氣，他說了甚麼？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主要我想，剛才我也說了，他勞氣，最主要是問我們知不知道他是評審。我答他，我不知道。

梁美芬議員：

他有沒有斥責你們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他的……當時為甚麼在大簿裏沒有，所謂斥責，我想是這個說法。

梁美芬議員：

這是我下一個問題。即他問你，為甚麼在大簿裏沒有。他有沒有告訴你，其中一個申請人或說出那個名字——楊經文的申請被取消資格，所以他這麼生氣。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他沒有說。他只是問我們知不知道，以及為甚麼大簿沒有。然後沒有再說了。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他打過電話給你之後，是不是有個instruction給你們，叫你們交代這件事給他聽？

趙錦權先生：

他有要求我們將我們的folder給他看。

梁美芬議員：

……譬如他會不會說："你們這樣做事，搞到我很麻煩"，或者"我要被人指我利益衝突"？有沒有這樣說過這些說話？在他很"癌瘤"、很勞氣的時候。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沒有。當時他說完剛才我說的話就已經掛線，只是叫我們把file交回給他。

梁美芬議員：

在你掛線後，你如何形容這番對話呢？即覺得"嘩，用不用這樣呀？用不用那麼惡呀？"，抑或是"嘩，'大鑊'了，我們好像出事了"。

你如何形容，即當你知道梁先生打電話來，勞氣地問你發生甚麼事，要求你給他file的時候，掛線後，"打工仔"也好，公司裏你們的team："'大鑊'了，老闆打電話來罵".....

主席：

趙先生。

梁美芬議員：

.....你當時是怎樣的呢？

趙錦權先生：

我們自己傾談，就覺得這件事.....我們不知道有這件事，而且沒有收錢，這麼麻煩。接着就把file交給他。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我想問，你們公司多不多同事需要查核這些利益衝突的東西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多的。

梁美芬議員：

通常任何一個人員或者你們的職員要查核利益衝突的時候——不單指梁先生——通常透過甚麼程序查核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我想，我們正常來說……因為我剛才也說，所有的 confirmed instructions，我們會填在大簿上，那大簿放在一個 public 的地方。任何同事接到生意，就要在上邊寫上已經接受的委託。如果有任何其他同事他接到有第二……即接到委託的時候，他們都要在大簿上看看我們有沒有接了同一個案子。

因為通常來說，我們一個有這樣的規定，是我們不會接兩家茶禮的。一般來說，我們接了一方，我們就不可以接第二方的委託。所以，我們一般來說，同事他在上邊登記的時候，都會看看大簿裏有沒有同一個物業有另外的委託人委託了我們做估價。如果有的話，我們就不可以再接。

主席：

即是你們的利益衝突就在於有沒有收費作為標準？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即是如果是用口頭的，就沒有在這方面作出利益衝突的考慮。是不是這樣？

趙錦權先生：

是。因為一般來說，譬如——主席，回答你的問題——就是因為.....譬如我們.....簡單一點來說，就是我們.....剛才說，我們每一天回答銀行有九成半以上的估價，當中所有的不同銀行，對於同一個物業都會有查詢。換言之，在未正式接受 confirmed instruction的時候，我們都會答覆不同的銀行。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我想問，譬如所有同事要查核利益衝突的時候，他們通常會親自己翻查大簿，抑或會透過——譬如較高級的——會透過助手翻查？通常你們如何翻查這本大簿？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很多時候未必一定是自己，因為譬如.....簡單點說，譬如黃先生的組別，他們的組別如果真的接到的時候，很可能是黃先生自己，亦很可能是黃先生的同事去做，因為這比較簡單，只是核對地址，看看有沒有那個地.....同一個物業做過估價，就是這樣簡單而已。

梁美芬議員：

翻查方式，會不會有時候好像我們找auditor查核某個公司名稱有沒有人使用了，是一種很技術性的核查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在我們來說，最主要核對的是核對……因為在大簿裏會有物業的地址，會有簡單的客人名稱，所以，如果在核對時，他們通常以物業地址作為先決的查詢。

主席：

好的。

梁美芬議員：

你自己有沒有試過，或者幾位有沒有試過，因為利益衝突的事情要翻查這本大簿？有沒有這個經驗？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有的，我自己個人也有的，因為譬如有些案子接了回來的時候就寫大簿，就會順便check有沒有做過同一個物業的估價。

梁美芬議員：

譬如當你翻查的時候，翻查大簿時，你通常……即你的習慣會是怎樣呢？

趙錦權先生：

習慣就是看……即是在翻查大簿，在前後一段時間，看看有沒有接過同一個instruction。

主席：

梁美芬議員，還有沒有……

梁美芬議員：

你會不會找同事替你翻查呢？

趙錦權先生：

都會的。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即是……其實……即是因為……譬如——我們不是你們那行業——譬如我們翻查公司名稱有沒有重複，我們會打電話到我們熟悉的auditing firm，它的staff也會翻查的。你們是否這樣的情況呢？

趙錦權先生：

類似，不過我們未必以公司做主要的……先看的是地址。我自己習慣是先看地址。

主席：

好。

梁美芬議員：

我想問，當梁先生打電話給你，說要你……要求你要有file，要解釋那件事的時候，他問你"為甚麼沒有寫在大簿？在大簿上查不到"。當時你會不會覺得這樣的問題對你是不合理的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你的意思是甚麼呢？因為我……

梁美芬議員：

因為我剛才……我剛才的問題就是，梁先生很勞氣地打電話給你，你剛才在回應另外一位委員的問題時也說"用不用那麼瞓？"這樣的。他亦有問你為甚麼不寫在大簿，對嗎？

趙錦權先生：

是。

梁美芬議員：

他問你為甚麼不寫在大簿的時候，你覺得他這問題合不合理呢？

主席：

趙先生。

梁美芬議員：

對你來說。

趙錦權先生：

合理的，因為始終我們習慣上 check 那個所謂 conflict checking的時候，一般來說，我們真的看大簿，看看我們究竟有沒有做過。

主席：

梁議員，我要提一提，我們在11時要暫停這一節，在提問方面要抓緊一些。

梁美芬議員：

好的。

我想問問其他幾位，因為……Teresa是不是……即趙先生是Teresa的上司，是嗎？是不是這種關係？剛才……這位是不是Teresa？

主席：

伍小姐。

伍楚宜小姐：

趙先生是我的上司。

梁美芬議員：

那麼，大老闆打電話來問你的上司，問關於這件事，其實你們整team人會不會知道"死喇，不知道是不是'預鑊'呢？"是不是這樣呢？

主席：

伍小姐。

梁美芬議員：

有沒有呢？

主席：

伍小姐。

梁美芬議員：

你知不知道、會不會有gossip呢？大老闆打電話.....因為我們工作過的便知道，如果最高層的打電話來，sort of質問或責怪一件事，大家立即會很緊張，可能會檢討，這是否其實日後要寫在大簿？

我想瞭解一下，你們作為秘書，會不會也知道"今天'大鑊'了"？有沒有這種事情發生？

伍楚宜小姐：

主席，我是不知道的。

主席：

你有沒有收到梁先生的電話？

伍楚宜小姐：

當時沒有。

主席：

就是了。

梁美芬議員：

不是的。梁先生打電話給趙先生，那麼趙先生便立即instruct大家要交file，他只是instruct別人去做的，通常公司的文化.....

主席：

她根本沒有.....

梁美芬議員：

.....整羣人都知道今日發生大事情。

主席：

.....伍小姐說她沒有收到梁先生的電話。

梁美芬議員：

是的。那麼，趙先生會不會想想，你覺得自己也可能有錯，為甚麼不將這件事寫在大簿呢？會不會.....日後——或者起碼日後——"死喇，這些事情會'預鑊'，下次真的要提醒大家，這些也要寫在大簿"。有沒有呢？

主席：

趙先生，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有錯呢？

趙錦權先生：

主席，我不覺得自己有錯，因為在這個案來說，我們一直以來的慣例，都只是將一些我們叫做confirmed instructions放在大簿裏。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工作慣例是這樣做。

主席：

好的。

梁美芬議員：

多說一句。即完結了這件事，你們都覺得無須改善，你覺得有這樣的record也無須寫在大簿上？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每一個制度我想也有改善空間。我想，2002年到今天來說，我們自己本身都已經將每件事也系統化了。今天來說，已經沒有大簿的存在，因為已經全部電腦化，但當時是未有的。

主席：

好的。趙先生，我想問你剛才回答與梁先生的關係的時候，問你是否當他是老闆，但你的答覆是大家是合夥人。你們的關係是怎樣的？

趙錦權先生：

其實，梁先生——第一，他亦是老闆，但同時間，亦因為公司在93年成立時，我也是其中一名股東。

主席：

OK。今天第一節研訊要在這裏結束。我們會在10分鐘之後再繼續，亦請4位證人都能夠留下來，我們會繼續第二節和第三節研訊，希望你們也能夠參加。

我現在宣布休息。我亦提醒證人，不要在休息期間與其他人士討論有關證供。多謝。

我們會在11時10分繼續會議。

(研訊於上午11時01分暫停)

(研訊於上午11時17分恢復進行)

主席：

各位，我現在宣布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繼續。在此，考慮到時間及證人的出席情況，我會把第二節及第三節合併一起進行，而我們亦已經向有關的證人表達，他們亦同意。我現在宣布第二和第三節合併研訊現在開始。證人是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有限公司董事梁鵬程先生。

專責委員會已同意證人的要求，可以由梁頌恩律師陪同出席研訊。不過，我請梁律師注意，你不能在專責委員會內發言。

專責委員會決定證人須宣誓作供。我現在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證人監誓。

梁鵬程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Mr Ronald LIANG, LWK and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

I, Ronald LIANG,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主席：

謝謝。梁先生，你曾於3月26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W12(C)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有限公司梁鵬程先生：

是。

主席：

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將你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補充？

梁鵬程先生：

沒有。

主席：

梁先生，你曾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文件，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LWK1號。梁先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這份文件作為證據呢？這份文件是LWK1。

梁鵬程先生：

我們沒問題，OK。

主席：

是，謝謝，梁先生。另外——接下來，我亦請證人威寧謝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潘根濃先生宣誓。我亦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證人監誓。

潘根濃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你站立起來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Mr Kenneth POON Kan-young, Davis Langdon & Seah Hong Kong Limited:

I, Kenneth POON Kan-young,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主席：

好，謝謝。潘先生，你曾於3月26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W13(C)。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這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威寧謝香港有限公司潘根濃先生：

是。

主席：

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們會將你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即時補充呢？

潘根濃先生：

沒有。

主席：

潘先生，你曾經亦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了多份文件，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DLS1(C)至DLS8(C)號。潘先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這些文件作為證據呢？

潘根濃先生：

是。

主席：

潘先生，就你要求專責委員會將DLS1(C)至DLS8(C)的文件保密，但我們專責委員會經過這方面的考慮，特別我們主要考慮到我們的有效運作，同時亦需要顧及公眾利益，委員會決定，我們不能接納你的要求，將這些文件保密。我們會將這些文件公開給公眾，即全部公開。我想你知悉我們這個決定。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尊重委員會的決定。

主席：

好的。我們進入第二及第三節的合併討論。我亦想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先向梁鵬程先生提問。

梁先生，你在你的證人陳述書中提到，梁黃顧與戴德梁行在這方面並沒有生意來往。我想你澄清一下，沒有生意來往是否指沒有任何收費的業務關係呢？是否只是指這個呢？而梁黃顧會不會為其他公司或人士，在這方面提供服務，又不收費的呢？梁先生。

梁鵬程先生：

Mr Chairman，我想我們與戴德梁行是沒有任何生意來往，我們亦沒有任何 fees 交收過。

主席：

即是說，你和其他公司有沒有這樣的……

梁鵬程先生：

在我們行內，我們會 exchange professional advice，但我們是沒有 fee 來往的。

主席：

OK，好的。我們看看現在我們的委員，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謝謝主席。我想繼續問趙先生，兩個事實上的問題。根據你給我們的陳述書 W8 那裏，就是 —— 即由你自己發給我們的，當中說明你與 Kenneth 潘先生的接觸過程。第一，就是 9 月，你是沒有給予日子的，9 月的時候見過。第一，我想問，既然你每個月收到 500 至 1 000 個查詢，甚麼令到你要去與潘先生見面開會呢？即是不會個個全部都去的嘛。這個查詢，你會去與他開會，是甚麼原因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很多時，如果有人打電話來詢問的時間，我會——即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們都會去與客人見面的。

何秀蘭議員：

那麼，你一個月有多少次這些見面？

趙錦權先生：

嗯……

何秀蘭議員：

查詢就500至1 000個，那你時間有限，你不可以個個全部都見的嘛。

趙錦權先生：

500至1 000個，我剛才都說過，九成半是一些銀行的口頭問價。銀行的口頭問價，基本上那些我們是不需要去接觸客戶的，是一些非銀行、"口估"那些，有需要的話，我們就會去見客人。

何秀蘭議員：

是，是。即是有需要，有需要，所以去見這個客人。因為有需要……

趙錦權先生：

是。

何秀蘭議員：

……用趙先生的說話。這個需要，我相信不是私人的需要，是商業上的需要。

主席，另外，亦根據W8的陳述書，趙先生這邊在9月18日給了一封信，裏面包括這些估價資料。

趙錦權先生：

是。

何秀蘭議員：

我們答允了不公開，所以我們不會問這封信，只是說9月18日發出了一封信。然後，9月25日，我剛才問過，現在想再跟進。9月25日，伍楚宜小姐將……

主席：

何秀蘭議員，那些信我們已全部要求公開……

何秀蘭議員：

好的。

主席：

……我剛才已宣布了這個決定……

何秀蘭議員：

好的。

主席：

……或者何議員請你發問的時候對準咪高峰，因為我們可能是……

何秀蘭議員：

我已經對着咪高峰，但我要看……我自己……

主席：

……移過一點，移過一點好嗎？你的座位可以移過一點的。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亦繼續問，剛才沒有時間跟進，就是9月25日，伍楚宜小姐收到趙先生你的指令，將高級職員的CV傳過去，剛才趙先生說這是很普遍的做法。我想問趙先生，你有沒有見過Hamzah & Yeang楊經文公司參加設計比賽的registration form？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何秀蘭議員：

沒有見過？完全沒有見過？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何秀蘭議員：

那麼，你為何在9月25日將你們的CV，指令伍小姐傳過去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那個CV其實是Langdon潘先生叫我們send CV過去，那我們便send CV過去。

何秀蘭議員：

好的。即是口頭？

趙錦權先生：

嗯.....

何秀蘭議員：

有沒有文件上的來往？

趙錦權先生：

我記不起有沒有文件上的來往，只是……

何秀蘭議員：

但是，如果有文件上的來往，譬如說電郵或者信，交到去你的辦公室，起碼伍楚宜小姐是會看到的，就算不是你親身看到，對嗎？

趙錦權先生：

如果是send到過去，她應該會有看到。

何秀蘭議員：

那伍小姐就會轉給你？

趙錦權先生：

如果是一個，譬如fax收到的時間，她在收到的時間會交給我看。

何秀蘭議員：

是，fax、電郵、信件，都應該給你看，是嗎？

趙錦權先生：

電郵——因為那個年代，電郵又不是普遍到，即我們公司那時不是個個有電郵。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想問趙先生，再確切問一次而已。你當時在9月的時候，2001年9月的時候，你沒有見過Hamzah & Yeang參賽的registration form，剛才已回答。你當時不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委員會，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我不知道。

何秀蘭議員：

好的，如果你知道的話，如果你知道的話，你會不會同意其中會存在利益衝突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如果我知道梁先生是評審委員的話，一般來說，我想我們直情不會做這件事，因為基本上這是一個比賽，如果梁先生擔任評審委員會，原則上根本已經有利益衝突，我們是不會提供任何意見的。

何秀蘭議員：

即是有利益衝突的，我剛才聽到你說……

趙錦權先生：

其實不可以說是否有利益衝突，因為，最主要來說，在我們來說，如果梁先生是一位評審，如果我們知道的話，我們繼續參加……自然已經是不應該參加比賽的。

何秀蘭議員：

是不應該參加的？主席，我想問趙先生，如果你當時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委員會，而你亦幫助一位參賽者做文件去參加……即做估價去參加比賽……

趙錦權先生：

是的。

何秀蘭議員：

你便不會做下去？

趙錦權先生：

是的。

何秀蘭議員：

那麼，你會否告訴梁振英先生呢？

趙錦權先生：

如果有的話，我會告訴他的。

何秀蘭議員：

即就算不做下去，你也會第一時間通知他？

趙錦權先生：

是的。

何秀蘭議員：

主席，那麼我現時可以詢問潘先生嗎？

主席：

可以的。

何秀蘭議員：

是的。潘先生，我看到你給予我們的文件DLS6(C)這封信，是在2001年9月11日由你們給梁黃顧公司的。當中第二段是這樣寫的，我讀出來吧，主席，我慢慢讀："Please be advised that DTZ's chairman, Mr C Y LEUNG, is a member of the panel of judges. This has been discussed with DTZ who advised that Mr LEUNG will make the necessary appropriate declarations and 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on this matter."，而這封信下面是c.c.了給.....

主席：

趙先生……

何秀蘭議員：

……戴德梁行的 Mr K K CHIU。我想問潘先生，這位 Mr K K CHIU 是否就是趙錦權先生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應該是的。

何秀蘭議員：

潘先生，你現時有了這封信，即這是你提交給我們的文件。在第二段中，你很清楚寫了出來，便是梁振英先生是評審委員會的其中一位，並且提到是與戴德梁行的人傾談過。那麼，你是與戴德梁行甚麼人談過，說將來梁先生是要做利益申報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因為是10年前的事情，老實說，我真的記不起任何傾談過的詳細內容。不過，在你們立法會傳召後，我們看過所有信件，既然信件是說我有談過，那麼我refresh了memory，便說我覺得我應該有談過的，就此而已。

何秀蘭議員：

是的。

潘根濃先生：

我真的沒辦法……

主席：

即你現時記不起與戴德梁行哪一位傾談，對嗎？

潘根濃先生：

是的，與哪一位傾談及怎樣傾談。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這封信的第三段是這樣寫的，我亦需要讀出來，請你給我時間："We have had a meeting with Mr K K CHIU, Executive Director, and Mr K B WONG, Director of Valuation, of DTZ and have handed them a copy of the Accommodation Schedule and the draft concept drawings for their study and initial advice on the accommodation value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buildings planned for the area."。

那麼，潘先生，你在信中寫得很清楚，你見了趙錦權先生和黃儉邦先生，亦給了他們一個Accommodation Schedule。你現時記不記得清楚有這件事情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當年是有給Accommodation Schedule的，我們是記得的，因為他們要提供他們的專業意見，是關乎地價和物業價值的。

何秀蘭議員：

在這個會議上，是有發生這些事情的，大家是有傾談過的，對嗎？

潘根濃先生：

是的，是有見面的，但會議的詳細……除了信上所說的事情之外，你問我還傾談了些甚麼，我真的沒有辦法recall了。

何秀蘭議員：

潘先生，你最近知道……事情公開了，在報章上也報道了。到你最近知道梁先生原來是沒有申報利益時，你會否覺得很詫異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說老實話，我是沒有甚麼感覺的。

主席：

OK。

何秀蘭議員：

那麼在行規……主席。

主席：

你繼續吧。

何秀蘭議員：

在行規之內，既然你10年前覺得——你自己這封信是這樣寫的——就是梁先生是一位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他稍後會做利益申報，便應該沒有問題，即做完利益申報便沒有問題。而今天你知道他沒有做利益申報，你的標準和10年前是否一樣呢？如果他沒有做利益申報，你會否覺得他是有問題呢？你的標準有否改變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主席，這是一個個人的感覺，我想沒有需要說……

何秀蘭議員：

你在10年前寫下了，你說如果申報了便沒有問題，即反過來不申報便是有問題的，對嗎？

主席：

何議員，我覺得你的問題是要等他本身的答覆，你是不能夠引導他回答你要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現時是要取得每名證人到來提供他當時的情況，好嗎？

何秀蘭議員：

是的。

主席：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何秀蘭議員：

主席，不要緊的，我提出了問題，潘先生可以回答了。

主席：

潘先生，你會否還有這方面的補充呢？

潘根濃先生：

我們一向的感覺，便是自然會申報的，但怎樣申報我們是不知道的，即何謂申報，何謂沒有申報，我們是……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擔任這些評審委員。

何秀蘭議員：

是的。

主席：

OK。

潘根濃先生：

我亦不敢妄下判斷。

主席：

好的。

何秀蘭議員：

那麼，潘先生你10年前的標準，是覺得申報了便沒有問題，10年後你是否同樣持這個標準呢？以你專業的身份來回答我這項質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應該是申報了，便應該沒有問題的，即我們正常，我們common person的感覺……

何秀蘭議員：

好的，可以了。主席，我問完了。

主席：

好的。

潘根濃先生：

……不過何謂申報並非由我們決定。

主席：

好的。

何秀蘭議員：

主席，這一節我問完了。

主席：

好的，但在這方面，我覺得……趙先生，你就這個問題上有何回應呢？對於有關文件DLS6中，有關你們……即按照這封函件，當時潘先生應該已經清楚知道，梁先生會是一個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你剛才在作供的過程中提到，你到當時還是不知道的，是否這個情況呢？

趙錦權先生：

在我們手上有的資料，以及當時的認知，我們是不知道梁先生是評審委員的。因為，我們由始至終也未看過有關的參賽規則，或參賽的所有任何文件，我們也是從來沒有看過的。

主席：

可是，他這封信件是有c.c.給你們的，趙先生你有否收過呢？

趙錦權先生：

在我印象中，我是真的沒有收過這份……

主席：

因為在你提供的文件中，也沒有這一份……

趙錦權先生：

是的，是的。在我印象中，我是沒有看過的。

主席：

但你有談過的事實又如何呢？

趙錦權先生：

我印象中亦沒有與潘先生談過有關梁先生的身份。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在這封信件中第二個paragraph中說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以及這封fax或信件雖然有c.c. copy給我，但我印象中是沒有收過的。

主席：

何秀蘭議員，你是否再有跟進？

何秀蘭議員：

是的，主席。

主席：

接着我便要讓下一位提問。

何秀蘭議員：

因為還有第二份文件的，即我們要澄清潘先生有否給予趙先生的。亦是在潘先生給予我們的陳述書中的第12段——這個問題我是問潘先生的——他說在2001年9月7日時，收到Hamzah & Yeang的一份傳真，要求所有團隊成員交出他們的CV，包括公司名稱和地址等各樣資料，作參賽之用。而在同一段中，潘先生亦把這份傳真的一份copy發給戴德梁行的Mr K K CHIU，在9月19日的時候發出，我想問問潘先生，這位Mr K K CHIU是否趙錦權先生？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應該是。

何秀蘭議員：

這份Hamzah & Yeang發給你的傳真，即9月7日的傳真，當中是否就是你給我們的文件，那份……

主席：

W13(C)嗎？

何秀蘭議員：

DLS，應該是……是DLS5(C)，是嗎？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是，是這份。

何秀蘭議員：

是，在DLS5(C)後面那頁，是Hamzah & Yeang參賽的登記表格，當中……主席，我要舉高讓證人看看，幫助他們瞭解事情。這份表格提到project team member，還用粗黑筆括着，加上一粒星在這裏，說明要求加入這個團隊的人提供CV、地址、各樣的資料。潘先生，這是否趙先生在9月25日的時候傳真給你的資料？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Sorry，我跟不到你……

主席：

誰傳真給……

潘根濃先生：

傳真？甚麼傳真資料？

主席：

這是潘先生的資料。你問哪位呢？

何秀蘭議員：

是，主席，我是問潘先生。

主席：

你問潘先生，本身這是潘先生傳真的，你是否問趙先生有否收到這份文件，是否這樣呢？

何秀蘭議員：

對了。你在9月7日收到Hamzah & Yeang這份傳真，然後你在9月19日傳真給戴德梁行，是嗎？

潘根濃先生：

是。

何秀蘭議員：

根據你那份陳述書，是嗎？這裏的兩頁紙說明是取得project team member即參賽團隊成員的CV，是嗎？

潘根濃先生：

是。

何秀蘭議員：

是否因為有這張form，所以你請趙先生把他們數個高級職員的履歷傳真給你呢？

潘根濃先生：

我要求他……

主席：

或許潘先生可否……是，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要求他直接傳……對不起……

主席：

是，你先說。

潘根濃先生：

是，我要求他直接回應這個fax的要求。

何秀蘭議員：

是了，所以那個理解是趙先生應該明白他把這些高級職員的CV傳真過去，便是回應你這張登記表格中作為project team member資料的要求，是嗎？你在這裏也括着給他看，是嗎？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戴德梁行提供了一些專業意見，我們行內的做法，通常我們都要確認誰提供任何專業意見，我很自然當然傳真給他們處理。

何秀蘭議員：

但是，你選擇了用楊經文參賽的登記表格，基於這個理由，要求他們的履歷？

潘根濃先生：

是的。

主席：

潘先生……

何秀蘭議員：

這就可以了。

主席：

是，潘先生，我想問問你，你現在這份DLS5(C)，這份是沒有……我現時看，你是沒有發給戴德梁行的，是嗎？但你在你提供的陳辭之中，說是有的，就這點你有否一個事實的澄清呢？我希望我們在座出席的各位證人，你們是在宣誓下進行，所以你們的每句說話都應該是事實。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可否先check check我自己手上的文件？

主席：

好的，好的，好的。或許在這裏，我也問問趙先生，你有否收到DLS5(C)這份文件呢？或者你是否知悉有這份文件的存在呢？

何秀蘭議員：

他剛才說不知悉。

趙錦權先生：

這份……如果看DLS5那份文件的格式等等，我印象中是不知悉，但我們的而且確把CV直接送了給……我相信是楊經文那邊。

主席：

OK，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沒有，我……因為10年，我的記憶全靠翻看我手上的文件，其實因為我自己手上有一份文件，是一封信，提到fax給趙先生，所以我才有一個recollection，說曾經這樣做過。

主席：

這是哪份文件呢？

潘根濃先生：

這份文件是你們立法會沒有要求提供的信件，所以我沒有遞交。

主席：

你可否現在呈交給我們呢？潘先生，可不可以呢？

潘根濃先生：

你影印。

主席：

沒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你會呈交給我們……或許潘先生，你會否還有其他一些覺得應該要呈交的文件，因為我們不知道你有多少這方面的文件，我們沒可能……

潘根濃先生：

其實這裏已全部列出來，全部文件都在那個file裏。

主席：

OK。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有一個程序提議，好嗎？

主席：

是，副主席，怎麼樣？

鄭家富議員：

.....就我們的.....

主席：

你說，可以說了。

鄭家富議員：

就我們的效率而言，我想請法律顧問或秘書看看現在一些我們未有的文件，然後立刻經你同意，影印給我們所有委員，然後我們繼續跟進，因為這樣我相信會更好。

主席：

你的意見很好。潘先生，我想在這方面再問一問，你呈交給我們的文件，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你覺得還有哪方面的文件是我們遺漏，而你又覺得應該呈交的呢？

潘根濃先生：

沒有。

主席：

就是這份而已？

潘根濃先生：

其實那份文件，我在written statement亦提到.....亦沒有正式地說，我說在9月.....

主席：

就是那份文件，是嗎？

潘根濃先生：

是。

主席：

OK，或許我們把這份文件……我接受你這方面的呈交，我亦會給我們的……

潘根濃先生：

否則，我亦說不出19日如此exact的date——若不是我手上
有這份文件。

主席：

好，好的。副主席。

鄭家富議員：

主席，聆訊來到這一刻，我希望幾位證人明白，因為似乎有一些不是很融合的地方，我希望大家真的要……這個"羅生門"，大家在宣誓之下，我們真的要去掌握。

我首先想問潘先生。我明白10年前的事情是不容易記憶的，不過，我首先請你現在回想當時你與趙先生和黃先生的會面，那個會議，大致上談的內容，我會問幾個問題。

根據你在DLS6(C)的這種寫法，因為你的寫法，剛才何秀蘭議員帶出你這封信的兩個重點：第一，你們曾有會面，這是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的，而在這個會面當中，有趙先生在場；第二個重點是，你清楚知道梁振英先生當時已經是評審。所以，如果我向你提出問題，如果當時的會面，大家討論到大家的合作，而梁先生即梁振英先生作為評審這項資料在會議中曾討論過，按理來說，應該是作為這個會議的其中一點，曾處理過的。你是否同意？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想說是會議，可能嚴重了一點，我們那些不是一些甚麼正式的會議，因為我們都是見面，然後把資料交換，然後繼續做事而已。理論上，根據我那封信的說法，應該是提過梁先生是評審，那如何處理，就是這麼多而已。

鄭家富議員：

好。

主席：

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即在你的印象中，現時已作紀錄，就是你有提過，請你再想想，你提出之後，戴德梁行兩位同事，他們的反應當時給你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潘根濃先生：

我真的無法記起，不好意思。

鄭家富議員：

他會否說……主席，他們會否說："可以了，我們回去會"——正如你這封信所指——"我會提醒梁先生做相應的利益申報"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不好意思，我真的記不起了。

鄭家富議員：

記不起。主席，那我問問趙先生吧。

趙先生，我想看看DLS6(C)這封信，你看看。

趙錦權先生：

是。

鄭家富議員：

下面c.c.給你，那fax number：2530 1502，這是否你們公司的fax number？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是。

鄭家富議員：

是你的fax number。你們通常收到這張fax，這個電話是由誰來接的？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這是我們部門那個……其實，我們部門有……因為我剛才也說了，其實，我們的部門相對較大，我們一部fax機的number接駁了6台fax，所以，在那6台fax中哪台出，我們是不知道的。因為……基本上，我們因為……剛才說的……我們從事按揭估價那邊的數量是很大的，所以，每一天來來往往的fax也是相當多的。

主席：

好，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

那麼你看完這份資料、這封信，你會覺得……你現在說收不到……文件就放在這裏……

趙錦權先生：

是。

鄭家富議員：

……副本交了給你，電話、fax number又是對的，潘先生也說過在會議中應該跟你提過，而你卻說收不到這封信，今天整個早上的取證，你都說在9月時，你不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坦白說，你在這個問題上要我們相信你沒有收到這封信，而當時又不知情，這是否相當困難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在我印象中，我曾與潘先生會面。在我印象中，潘先生沒有向我提過有關於梁先生是評審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我們會面的時間只是接收了潘先生給我們有關面積的 schedule 及 draft concept drawings。我們接收了資料後，便已經離開。印象中並沒有討論過究竟梁先生是不是評審那件事。我剛才在答覆何議員時也指出，如果我們知道梁先生是評審的話，理論上，我們不會再繼續下去，因為如果是評審，是不可以避席的，是不可能避席的。所以，在我們的印象中，我們一般慣常的做法，如果我們知道梁先生是評審的話，我們會拒絕做這項工作。

鄭家富議員：

我明白，趙先生，你在重複這個答案。我們也知道，不過，問題是……這就是我們這個委員會希望查證的，究竟當時梁先生申報利益時，跟這類公司，他是否知道有沒有關連。當然，到了這一刻，你們不斷說不知道，但實際上，最慘的是書面上，這 fax number又是你們的 fax，潘先生作為人證，又說了他應該

有提過，否則，他不會寫那封信。然後，你便死口說不知道。在這些"羅生門"的角度，你要說服我們，趙先生，坦白說，你要說服我們，究竟誰說真話，誰說謊言。現在放在這裏的，我請你再確認，DLS1至DLS8是潘先生給我們的文件，有一些是傳真給你們的。究竟你除了這封外，有沒有一些仍沒有收到的？即他說fax了給你，而你沒有收到的，有沒有呢？還是只是這一封呢？真的那麼巧合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你說的是DLS1至8.....

鄭家富議員：

有一些並不是fax，但.....因為何議員剛才也提到，有一些是傳真給你的，加上我們手上也有一張，不過，未有number，主席，是嗎？

主席：

DLS9。

鄭家富議員：

DLS9，這是給Mr Ronald.....這不是，這不是給.....

趙錦權先生：

我要看一看。

鄭家富議員：

.....是給你們的，for attention給你們的。

主席：

或者這樣，鄭議員，因為他現在才收到這些文件，如果要他現在全部確認，這可能也要讓他們知道，給他們時間才可作出這一點。因為潘先生提出的有關文件是在……我們委員一早收到了，但趙先生他們是在現在才看到，所以，你這個要求，我認為……你們看看能否回答，如果趙先生回答不了，可以容後在這方面跟進。

鄭家富議員：

同意，主席。我建議找同事或趙先生，又或他的秘書伍小姐，看看這類相關的數份以2530 1502傳真給趙先生的文件，究竟有多少份……坦白說，我們也要公道，是否真的傳真錯了，你是否一直都收不到，是否你真的沒有，我們也要確認你是否真的沒有，是否真的一些你就有，一些就沒有。我們真的希望透過主席你要求他們回去有封信，有份文件，確認潘先生今天提交的這類文件，由DLS1至9，有一些是傳真給趙先生……

主席：

明白。

鄭家富議員：

……用這個number……

主席：

是。

鄭家富議員：

……確認哪些收到，哪些收不到，然後我們作出結論。不過，趙先生，我想再多問一句。

趙錦權先生：

是。

鄭家富議員：

我希望你真的……這是很重要的取證的一部分，你與潘先生及黃先生一起會面，時間有多長？當天，即大概有多長時間？因為你說不是一個會議，一定不是很長的，是很短的，即討論不到很多東西，大概的時間有多長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印象中應該不是很長，只是簡單地解釋了目的，拿了那些圖，我們便離開了。我印象中不是很長的，但……

主席：

大約多久？

趙錦權先生：

Exactly多久，我真的無法recall，不過，一般來說，如果是這樣的會面，只是拿一些資料，我相信應該在15分鐘至半小時內便可以了。

主席：

好的。我要停一停。我們現時手上有一份文件DLS9(C)，這是潘先生在今天這個時候提出的。我想問一問潘先生，你是否出示這份文件作為證據？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是。

主席：

好，那麼我會把這份文件公開給有關的人士，亦讓公眾能夠知悉。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還有問題要問。

主席：

好，你繼續問。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問潘先生，與戴德梁行的合作，如果我說基於現有市場與戴德梁行差不多規模的公司，當時你們為何會選擇與戴德梁行在這方面合作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通常這些我們稱之為前期業務來往，通常都是互相關照的，即"拍膊頭"。在有需要時，通常會找當時最熟的或最friendly的合作夥伴，便"拍膊頭"要求幫忙做事。在那段時間，我與……我也寫了，我與Mr Edmund HO那時候較熟，當有這件事便打電話給Edmund，問他可否幫忙，就這麼多。

鄭家富議員：

你對於……不好意思，主席。我想問問，因為你也知道梁振英先生是戴德梁行的"老闆"，當時你覺得……因為梁振英先生也是行會成員、行會召集人，當時你選擇與他們的合作，你認為梁先生作為這間公司的主要老闆，你覺得會不會在參與這個活動或者這個比賽，是在合作上如魚得水，希望能夠取得一個好的成果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們時不時會被建築師邀請在這些設計比賽之中幫忙。因為我們本身不是參賽者，我們只是提供一部分、一小部分的 supporting advice。所以一般來說，受到這些邀請，我們不會怎樣積極去查核那份參賽文件是怎樣寫，評審委員會裏面有些甚麼人，我們通常不會去做這些調查。因為這些應該是參賽者自己做的工夫。我相信我打電話給戴德梁行的時候，我是完全不知道梁先生是評審之一，只是正常地打電話叫他……

鄭家富議員：

你何時知道的？

潘根濃先生：

8月。

鄭家富議員：

你8月知道的。

潘根濃先生：

不是、不是……知甚麼？

鄭家富議員：

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

潘根濃先生：

不是、不是、不是。我們8月邀請戴德梁行幫手，相信可能到9月份，他們已經同意了幫手，可能去到9月份才為意到梁先生是評審之一。

主席：

哪一位為意到梁先生是評審委員？是怎樣為意到的呢？

潘根濃先生：

我真的沒有記憶，可能看報紙，可能其他……我真的沒有記憶是如何為意到梁先生是……

鄭家富議員：

你為意到之後才……我想搞清楚時序。你是知道梁先生是評審之後才有這個會面，還是之前有這個會面呢？我要搞清楚，真的。

主席：

是的，潘先生。

鄭家富議員：

不好意思，主席，我想搞清楚……因為你剛才的證供提到，你在會面裏面，你應該有提到梁先生是評審，所以你是不是再確認，當時這個會面是有提過這一點？

潘根濃先生：

我真的記不起究竟是在會面中說，還是會面後再在電話中提到，我真的記不起了。

鄭家富議員：

即是總言之……你對於梁先生是評審，而你和他合作，你覺得會不會有一些問題呢？

潘根濃先生：

在我們的感覺，梁先生以個人身份參與評審，按道理，因為他的公司做這麼多生意，如果梁先生做的每件事都要避席，他公司的生意有很多東西都不用做了。即在我們正常人的想法，所以我們相信，你們政府一定有一個機制讓他去declare，declare完之後，你們應該認為他繼續還是退席，我不知道。

主席：

潘先生是否認識梁先生？我的意思是大家交往方面。

潘根濃先生：

我們是同一個測量師學會的成員，他亦是香港理工學院……

主席：

大學……

潘根濃先生：

……他高我一屆，是我的學兄。當然認識，不過不可以算是私人朋友。

主席：

OK。

鄭家富議員：

主席，所以在那個階段……我這樣問你，看看是不是正確。即是說，只要梁先生作一個比較清楚的交代和申報，問題是不大的。於是乎，在會面之後你寫一封信，副本交給趙先生，亦都特別在第二段開宗明義寫明"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on this matter"，即是說，跟LWK講問題不大的，但是，前提是需要申報。當時你的意念是不是這樣呢？

潘根濃先生：

當時我的意念當然是……你們評審委員一定有一個機制讓任何評審委員去處理這些事情。

鄭家富議員：

好，最後一個問題，潘先生。然後我再向趙先生問一條問題就問完了，不好意思，主席。

潘先生，我想問，現在再給你這樣的理念，當時的會面，你有提過梁先生是評審這個說法，你剛才有提及"是的"。所以到這一刻，我相信你都不會反對我們用這個理念去認知你當時會面的內容，是或不是？

主席：

我記得潘先生好像否認了這個問題。

鄭家富議員：

不是、不是、不是，他第一次答我的時候說"是的"，所以我都要……即是你在會面中，理論上你這樣寫這封信，你是應該有提及到梁先生是評審。

潘根濃先生：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問題。可不可以再問多一次？

鄭家富議員：

不是、不是……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潘先生，不好意思，因為我要很小心，令你回想10年前的事情。即是說，現在這樣令到你一直想起10年前的事情，看過那封信。如果我問你，當時這麼重要的會面，你是應該有提過梁先生作為評審的。這個說法對不對？對還是不對？

潘根濃先生：

我是說我真的記不起會面的情況怎樣。我那封信提及過，無可否認我應該在那時候知道梁先生是評審。但是，我不敢說究竟是在會面時說，還是事後電話說，還是甚麼。

鄭家富議員：

是否都有說過？甚麼場合？

潘根濃先生：

一定有說過。

鄭家富議員：

一定有說過，是嗎？好。

潘根濃先生：

某種情形跟他們說過。

鄭家富議員：

好，一定有跟戴德梁行說過，是嗎？好，我最後問一問趙先生。你聽完潘先生這個說法，他說他一定有說過，這次是很確認的，10年前他都覺得一定有說過，還以書面給你。我想再問你，9月的時候，你是否真的不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主席，我的答覆仍然像剛才所說的一樣，因為我的印象中，我與潘先生會面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因為這是一個沒有收費的項目，如果我知道的話，我沒有理由去接受這樣一個有 potential conflict 的東西。因為在我們的工作而言，因為既然不收費，可以不做的，說真的，都無謂做。

主席：

很清楚。趙先生，有關DLS9(C)那一份文件，你手頭上都有的。我想在這一方面，確認你們有沒有收到這份文件？

趙錦權先生：

我們是有收過這份文件。我想我們遞交給你們的文件之中，其實都有包含這一張 fax。

主席：

OK。我亦想問一問梁先生，梁鵬程先生。你們有沒有收過這一份文件？

梁鵬程先生：

不好意思，主席。Can you repeat the question?

主席：

我的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收過，現時你手頭上已經……剛才潘先生呈交的DLS9(C)這份文件，你有沒有收到呢？

梁鵬程先生：

我看過我們的files，裏面沒看過這封信。

主席：

好。然後是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我想問一問趙先生關於這個大簿，你其實說過很多次，因為不收錢，所以不落大簿。但是，在你剛才作供的時候亦有提到，因為未confirm，因為那本簿叫做"Confirmed Instruction Registry"，即是說，如果我的瞭解沒有錯的話，即是在兩種情況之下，你就不會落大簿的。除了不收費之外，如果未confirm的話，未確認的instructions，都是不會落大簿的，對不對？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答案是"是"。

陳淑莊議員：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雖然剛才趙先生都有說過，你們在秘書Miss Teresa NG提供資料，有關於公司CV的時候，其實你剛才說過，是一些在網上也可看到的資料？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在今時今日，是。

陳淑莊議員：

今時今日"是"，那當時又如何？

趙錦權先生：

當其時，我相信，當其時的網頁裏並沒有我們現時那些 Director的CV存在。

陳淑莊議員：

嗯，那我就想問一問，如果出一封……即DTZ1號文件，你可以看看。第一，見到Miss Teresa NG給……下面有個email address，如果這個email address我沒有瞭解錯，其實就是正在回覆……我想再搞清楚次序……整份文件，就是如果我沒有瞭解錯的話……剛才我們剛剛收到DLS9號，這是一個covering letter……covering letter，我的瞭解應該對吧，而它cover的東西，它背後的文件，應該是DLS5(C)那3張紙了。如果你不能夠確認的話，可能要麻煩潘先生確認一下，我這樣將它組合，其實是否正確呢，潘先生？

主席：

你想趙先生抑或潘先生答？

陳淑莊議員：

潘先生答完，趙先生都可以confirm的。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是的。

陳淑莊議員：

是，那麼潘先生，這個……是否你都收過？

主席：

趙先生。

陳淑莊議員：

……對不起，對不起，趙先生，是否你都收過9月19日那個covering letter連同後面那3張來自這個……對了……那3張紙？是否這樣一套？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在我們的file裏面，我只看到DLS9(C)，即你剛才講那份，那個cover fax，當中內容……那個"餡"……在我的file內，我們不見有。

陳淑莊議員：

是根本沒有？

主席：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好。但是，如果我詢問你們戴德梁行哪位同事，因為手頭上拿着DTZ1，是來自Miss Teresa NG的，去的地址，很明顯，如果只要你對一對，看看DLS5的話，就正正是楊先生的公司下面，

即 註 腳 那 裏 寫 着 的 email , 即 在 電 話 號 碼 下 面 , 就 是 <trhy@tm.net.my> , 我 有 沒 有 我 應 該 沒 有 看 錯 , 是 嗎 ?

趙錦權先生 :

沒錯。

陳淑莊議員 :

對了，而在楊先生出的那個fax仍然是DLS5時，其實第3點是特別間了一條線，"潦晒字"的那個，就是說："May we ask that...you e-mail the information to us latest by Tuesday"，2001年9月25日，而我看到Miss Teresa NG那個email亦是在2001年9月25日發出的，對不對？

趙錦權先生 :

是。

陳淑莊議員 :

是。我想問趙先生，其實一間公司不單將你公司的介紹、公司的地址、名稱及你們的directors的.....即所謂涉及這個項目的一些人士的相關資料，傳真或者用電郵寄給一間公司這種狀況，我相信不會無緣無故做這些事的，對嗎？

趙錦權先生 :

通常有些case，或有些proposal，或者有些enquiry，或者有客人需要問我們索取一些CV時，我們都會send給他的。

陳淑莊議員 :

嗯，那這個亦都是.....可否這樣說，這個算不算是一個confirmation？

主席 :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相信應該不算。

陳淑莊議員：

那你甚麼形式才叫做一個confirmation呢？

趙錦權先生：

我相信，正常情況就……如果我們是被委託的話，either那個……我們的客戶，它們會有一個confirmation，說我們已經委託了你們去做事，或者由我們自己發一個confirmation，確認我們已經參加了那個團隊。

主席：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但是，如果……有沒有……會不會是在一些不適合的情況之下，你們是……主席，我稍後再問過。

我們不如看看那本大簿。這個我……因為是……我們明白那個資料比較敏感，我就想瞭解一下，因為你的大簿提到，差不多全部董事，如果要……可能要申報利益或各項事宜時，那本大簿差不多是救命的，因為所有事情，即去檢測時，都是靠本大簿的……

趙錦權先生：

是。

陳淑莊議員：

……該本大簿是否有同事負責"睇住"呢？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其實只是放在一個我們的一個……公司中間的一個位置而已，並沒有人去專門特別負責的，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有……哪位同事接了一個正式委託時，我們就需要在那本大簿上填寫那個物業地址，以及索取一個我們叫做valuation number，因為取了一個valuation number，我們要有那個valuation number，然後才可以出單，因為我們會計部會"睇住"那個……有那個valuation number，我們才可以出到單。

主席：

好。

陳淑莊議員：

那麼，report number又不是valuation number？

趙錦權先生：

Valuation number即是report number，即你在大簿上看到，我們最左邊那欄，其實那個就是……那個我們叫report number。

陳淑莊議員：

如果當你……即你說過，有很多銀行都會問你索取那些……一些按揭的……

趙錦權先生：

"口估"。

陳淑莊議員：

……一些資料，那些資料多數都是不收錢還是收錢的？

趙錦權先生：

所有銀行打電話進來，或者是傳真進來的，我們叫做"預估"或"口估"，是不收錢的。

陳淑莊議員：

但是，在甚麼情況之下，銀行問你的價格，又會……你們又會當作是一個收費項目呢？

趙錦權先生：

當銀行正式接到那個……即它的客戶接受了按揭時，它們會有一個black and white，會inform我們，說它們會委託我們做，那時我們才會正式落簿去收錢。

主席：

好，陳議員，還有沒有？

陳淑莊議員：

主席，我想多問一點而已。

主席：

好。

陳淑莊議員：

當那個property address應該很重要，因為你都說你第一點要看的是看地址，對不對？

趙錦權先生：

是。

陳淑莊議員：

那我就想問一問，甚麼叫portfolio valuation？

趙錦權先生：

Portfolio valuation就是譬如有一些公司，它需要做一些年度終審(year end account)的valuation時，它們會有多過一個物業的，這樣，我們會寫portfolio，因為我們不可能……即全部它所有的物業地址全寫進去。

陳淑莊議員：

但是，你的同事如何check呢？

趙錦權先生：

我們每一個case其實都會看到那個number，以及我們會tick，是由哪一個同事負責的。如果有人看到.....因為一如剛才我所說，地址是一個.....接着其實亦都會看到client的名字，因為你看到portfolio之後，原則上，你會翻看，是哪一個客戶。

主席：

OK，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是，主席，我想請問潘先生，看一下W14(C)，是否暫時不能用.....蒲先生的陳述書？或者我用之前我們用過的資料吧。其實，在我們過往的資料，好幾份政府公開的文件都提到《比賽資料文件》第16條的資格限制，就是說："凡可能有利益衝突的人士，均不得參加這項比賽。"

第44條就明確指出："參賽者如未能遵守《比賽資料文件》所列的規例、規定和規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另外一份文件亦說，那個責任就在你們參賽者要很肯定你們參賽時，自己要去確認你們跟那些評審是否有衝突。那你怎樣去看，你剛才回答說你知道梁先生是評審，然後你就打算——我不知道這樣理解是否正確，或者你澄清吧——邀請戴德梁行成為那個project team的一部分。你怎樣去決定這件事的呢？你有沒有看過這些比賽規定的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剛才說過，我們沒有看過比賽規定，到今天都未看過，亦說過我邀請戴德梁行幫手時，不知道梁先生是評審之一。事後

知道了，當然以為會有機制去處理這種情況。而且……第二點想說的，就是我們並非參賽者，楊經文才是參賽者，所以才會有一封信，我要告訴楊經文發生這樣的事情。

主席：

嗯。

梁美芬議員：

那麼，你怎樣界定你和楊經文先生的商業關係或者工作關係呢？你會不會是他香港的類似顧問，你要advise他的呢？

潘根濃先生：

在現在很多比賽，很多建築比賽或者……現在根本有很多建築比賽、邀請比賽，很多都是無錢給的比賽，贏出都希望取得項工程來做而已，亦很多時候贏出都沒有工程做的。所以，當我們替任何一個建築師工作時，我們明知建築師是虧本，很可能是血本無歸的，所以我們從來都沒有問建築師收取費用。所以，你說甚麼商業合作關係，可以說，在那些階段是沒有商業合作關係。你可以說是一個夥伴關係，是這麼多而已。

梁美芬議員：

譬如你現在看回頭，即楊經文先生繼續這樣去參賽，其實他浪費很多精力和資源，最後是會被人取消資格的。這樣的做法，究竟你覺得在哪一方面——他有一個team的——哪一方面出了問題呢？這是勞民傷財，他參加一個香港的比賽，你亦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參與者。你剛才都說，你在9月知道梁先生是評審，在規定中說明，參賽者自己要確保"均不得參與"。那麼，在這方面，你們完全沒有做due diligence？或者楊先生方面，你跟他溝通，你把這些名字全給了他，你怎樣去看這個決定或者這樣的建議呢——對一個馬來西亞的參賽者？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想，楊先生為甚麼會決定繼續做，要楊先生回答，我不懂得代他回答。我剛才只是說，我們自己覺得梁先生是個人身份參加，那麼應與公司業務有辦法劃條線而已。

主席：

不過，有一點我想問一下，其實梁鵬程先生的W12(C)第二點內，都……在2001年9月27日向規劃比賽主辦當局提交的最新參賽名單上，楊先生是首席建築師，而梁黃顧變成本地的建築師。那麼，我想瞭解無論是首席或本地，因為你都應該有《比賽資料文件》，即A1的文件。那麼，我這樣的理是否正確呢，梁先生？

梁鵬程先生：

那個情形就是……你的question是我有沒有看過，是不是？

主席：

我的問題是問你，無論是本地建築師或首席建築師——我不知道你的安排是怎樣——但你本身就是其中一個，這肯定也是的。那麼，你們都應該是——按照我的推論——你都應該知道，亦看過那個《比賽資料文件》內的規定。剛剛梁美芬議員所提的問題——你們都知悉到如果你們參賽，當中涉及評審委員中與你有關的，都會被取消資格，這點你們是否可以確認，你們知悉這個情況呢？

梁鵬程先生：

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被人disqualify的，因為你這個機制就是說，我們做一個competition的時候，我們集體找些同事或者顧問一起去做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大家是沒有收費，大家是做一個service，professional service exchange而已。

主席：

嗯。

梁鵬程先生：

即你現在問到有沒有 conflict of interest，我們在團隊內，我們不知道有這些事情會發生的。

主席：

我的問題是你在 A1 的文件，即在那個參賽資料文件中，你應該會知悉到比賽的規定。該規定內有明文說清楚，如果你在參賽過程中涉及到評審委員會跟你的公司或者參賽隊伍有關，你的資格可能會被取消，這點你有沒有看到？我剛才聽梁先生你的說法似乎是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情況？

梁鵬程先生：

這點真的很.....from recollection，我真的記不起。

主席：

記不起？

梁鵬程先生：

記不起。

主席：

是記不起抑或不知道，這就不清楚了？

梁鵬程先生：

是記不起。

主席：

記不起。但是當時你都應該知道梁振英先生是這個比賽的評審員之一，是不是？

梁鵬程先生：

如果我現在再看回 record，這件事是有說過的 —— 很可能是。

主席：

好，嗯。

梁鵬程先生：

但是問題就是在我們9月27日的那個final list of consultant，我們有放DTZ as our consultant。那麼，這是一個declaration in itself，我們沒有hide過任何東西。

梁美芬議員：

啊……主席。

主席：

好，交給你。

梁美芬議員：

我希望給回我一些時間，我還有幾條問題。

讓我先問潘先生。我們現在不是說你們hide你的declaration，我其實想問你們兩位作為香港的professional，跟這位楊經文合作，你覺不覺得你們整件事是"蠢到加零一"呢？你們自己都有責任，為甚麼那些規則、資料都不看清楚呢？因為參加一個比賽要用很多錢的，是不是呢？兩位？

主席：

我很希望問題之中不要加評述，你說別人"蠢到加零一"，這些就……

梁美芬議員：

OK。那麼，你覺不覺得……

主席：

……即回答起來就好像不大合理。

梁美芬議員：

.....如果看回頭，即你們.....

主席：

請繼續。

梁美芬議員：

.....你們自己是否覺得其實你們都應該有責任呢？

主席：

是的。潘先生先。

潘根濃先生：

是蠢到"加零二"，"加零三"，因為被人 disqualify，花了那麼多錢，花了那麼多時間去做。

我不太抓得到你剛才問題的重點是甚麼.....

梁美芬議員：

行了，我想問你第二個問題，好不好？是資料上的東西。你剛才說你一定有跟DTZ說過。那麼，你會不會是跟.....有沒有機會是跟另外你說你那個老友Edmund HO，你究竟跟誰說過呢？你說你一定有說過。即是哪一位？你自己的recollection是怎樣的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記得我找完Edmund，Edmund安排完後就沒有再參與。不過，我真的記不起跟誰說過。

梁美芬議員：

你剛剛說過的，你是一定有說過.....

潘根濃先生：

我一定有說過，因為.....

梁美芬議員：

.....那麼你跟他的firm裏面的哪一位說過呢？

潘根濃先生：

.....因為我封信既然寫我說過，那麼我一定是有說過的。若然我向上邊報告，那我一定是有說過，但是究竟.....

梁美芬議員：

卻不知道.....

潘根濃先生：

.....跟誰說過，我真的沒有recollection，不好意思。

梁美芬議員：

我下一個問題是問趙先生。趙先生，你有沒有看過梁振英先生交給Lord Rothschild那封信？

主席：

哪一封信？

梁美芬議員：

即A8的文件。

主席：

A8。繼續問吧。

梁美芬議員：

你給他少許時間讓他先找到……

主席：

你繼續問，他正在看，亦會有人協助他的。你繼續。

梁美芬議員：

找到嗎？

趙錦權先生：

未找到。

主席：

幫幫手。A8。

梁美芬議員：

是一封英文文件給Mr Eric JOHNSON。是2002年3月11日……

主席：

是莊誠先生的那封信。

梁美芬議員：

是的。趙先生有沒有看過這封信？

主席：

有沒有看過A8這封信、這份文件？

趙錦權先生：

……這封信沒有在我們的file出現。

主席：

好的。

梁美芬議員：

這封信是梁振英先生給Mr Eric JOHNSON的，以解釋當天他們在委員會，亦點出梁振英先生對楊經文的申請上，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所以取消了楊經文先生的project的資格，是解釋這件事。

我想問就這方面，我想給他一點時間，主席，他要看看，這方面，你有沒有一點記憶，這是不是你和梁振英先生，他當天早上打電話給你，問你們有沒有參與西九的項目，你告訴他的事情，譬如今早在這會議上問的事情，你們當天的對話，你解釋這件事，他追問你們究竟有關參與是怎麼一回事，這裏是否充分記錄了你和他的對話？

主席：

我想這樣吧，因為這封信他沒有看過，你現在要他就這方面回答……不如你直接問他問題，因為這封信與他無關，這是莊誠先生提供的資料，我們議員本身應該已經看過，但是，對趙先生來說，你現在要他就這份文件作出核實，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反而你直接問他問題，有關他與梁振英先生的對話，或者怎樣，可能這樣比較合適些。

梁美芬議員：

不如我給你多一次機會，你能否說得清楚一點，你盡量回憶當天和梁振英先生的對話是怎樣的？因為他打電話來問，他在委員會被人指責這件事，他打電話給公司，你跟他說了甚麼呢？

而且那個file，你交了一個file，那個file其實collect了甚麼資料給他？有沒有包括剛才Langdon潘先生所說的東西？

主席：

我們今天真的已經就這方面提出很多問題，我相信趙先生已經回答多次，我亦很希望，請你就這方面清楚、簡短地回答，因為我們只剩餘大約半小時時間。

趙錦權先生：

好的。我想我再重複剛才說過的事情，如果就這樣看這封信，梁先生打電話給我的時間是2月28日，即是說，當天早上他打電話給我，我記得他打電話給我，我剛才都說，他有一點不太高興，他打電話問，他說他現時做評審，問我們究竟是否參與了西九的事情。我回答我們有答覆過Langdon的信，複述那事件大約的情況。然後，我說是KB，即黃先生負責那個case的，應該便將電話轉給黃先生，再繼續跟梁先生傾談。梁先生之後便叫我們盡快將file交給他看看。

主席：

好的。

梁美芬議員：

那麼，我想黃先生說說，他再跟進這件事時，又跟梁先生匯報了甚麼？以及那個file是誰人整理，交了甚麼資料給梁先生呢？

主席：

黃先生。

黃儉邦先生：

我跟梁先生的電話內容，他主要問我們有沒有參與西九的任何工作等等。我告訴他，我們將意見給予Langdon，是沒有收費用的，梁先生便叫我整理手上有關這個case的資料，齊備後交給他。於是我就將手上的資料，例如我交給潘先生的信，或者有甚麼correspondence，我就將手上有的東西整理齊備，安排送給梁先生。事情便是這樣子了。

梁美芬議員：

在你的記憶中，剛才潘先生所說的資料，有沒有一併交上去呢？

主席：

潘先生的資料是指哪個部分？

梁美芬議員：

我想瞭解他們交給梁先生的file是甚麼資料，還有沒有紀錄？

趙錦權先生：

其實交給梁先生的資料，在我們交給這個委員會的文件內，應該已經放在那裏，那個應該在DLS，不是，sorry，是DTZ的……

主席：

或者我們協助一下，我們有這方面的資料的。

趙錦權先生：

……是放了在DTZ2的file，是SC(2)WK Paper No. DTZ2，那一份便是我們當時交給梁先生整個file內的資料。

主席：

OK。

梁美芬議員：

之後沒有再補充任何資料給梁先生？

趙錦權先生：

沒有。

主席：

好。

梁美芬議員：

再問一下，梁先生或者你們自己有沒有真的——我剛才問過——有沒有再就這件事進行任何討論或者檢討，為甚麼在大簿翻查不到紀錄，你們有給過意見，認為這些事情是否應該寫在大簿？

趙錦權先生：

我們其實沒有繼續討論，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只會將一些confirmed instructions放在大簿，所以有關這件事，我們其實沒有再討論。因為對於我們來說，一個不是真正的confirmed instruction，根本上一定不會在大簿出現。

主席：

好的。黃毓民議員。

梁美芬議員：

主席，不好意思，因為我尚未確定，可否找工作人員幫我？我看到DTZ2只有很少資料，而且那疊……

主席：

明白。資料多與少……

梁美芬議員：

可否幫一幫我，讓我看一看？Exactly，我不想遺漏。

主席：

……不過，我想提醒，資料多與少不是問題，最主要的是，那一份是否就是該份文件，這是我們要確實的，是否只有唯一這份？還有沒有其他，黃先生能否確認？即是交給梁先生的就是這一份資料，對嗎？

梁美芬議員：

主席，我找到了。

主席：

你能否確認，這份文件就是交給梁先生的全部資料，對嗎？

黃儉邦先生：

是的，我當時手上的資料，就是這裏全部的文件，我全部都交給梁先生了。

主席：

沒有其他？

黃儉邦先生：

我沒有收起其他文件。

主席：

OK。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今早問趙先生時，我特別關注日期。問到最後，我提及DLS6(C)，潘先生那封信。我很多謝副主席或其他委員跟進這條問題，因為當時我提及這封信時，主席制止我，不准我說……

主席：

因為那時候他……

黃毓民議員：

……因為你未進來。關鍵便在這裏……

主席：

是何秀蘭議員幫忙跟進的。

黃毓民議員：

……關鍵便在這裏，關鍵是你說謊，趙錦權你說謊。

主席：

黃毓民議員，你的陳述不能夠……

黃毓民議員：

我說完了。

主席：

即使你說完也不能夠。我想再提醒各位委員，提出任何事情都不能作出評述。

黃毓民議員：

我指他說謊這評論已經說完了。我現在開始提問，主席。

主席：

請繼續。

黃毓民議員：

當然，這是大家整體的印象，到目前這一分鐘為止，你答覆相關問題時，你均否定潘先生的說法，你們有見過面的，對嗎？讓我們看看時序，整理一下，9月11日，威寧謝的潘先生向梁黃顧的梁先生說，他這一方已經與戴德梁行會面，戴德梁行便說，梁振英會申報利益，這是潘先生告訴梁先生的，OK？

9月18日，戴德梁行的黃先生，即K B WONG，寫信給"梁黃顧"，副本給"威寧謝"，討論估價的問題。9月25日，黃儉邦再寫信給潘根濃先生，解釋估價。趙、黃都吩咐秘書伍小姐，將其他參賽隊伍的資料送給楊經文，副本交給潘先生。

9月某日，這個是，我們要找出這一天。趙與潘見面，潘要求趙協助估價，如果這個某日是9月11日前，那即是潘和梁提及的會議，是嗎？是不是這個會議呢？你們說……即是……潘先生，你與梁先生說的會議是不是指9月11日之前呢？如果是9月11日之後，潘肯定與趙先生，就即是……潘先生肯定趙先生一定會協助估價，是嗎？

我們現在只是這樣估計、計算，但要你們答。所以，如果你按照這個時序看，只可能在9月11日之前，你們兩個有見面，我想問潘先生，你在9月11日前與趙先生見面，還是9月11日後呢？

主席：

在回答之前，我想提提，剛才黃毓民議員所提及的，即是對趙先生的評論，不代表委員會的意見，是他自己個人提出來……

黃毓民議員：

你已經說過，不用這樣長氣，主席，夠時間了，讓人家答問題吧。

主席：

黃毓民議員，請你注意到，我是必須作出，在我們整個聆訊之中……

黃毓民議員：

我呢……

主席：

……的安排。

黃毓民議員：

……我是根據已知的事實做主觀的判斷，這個判斷可能不適宜在委員會說……

主席：

……這個判斷是不能夠，亦不應該……

黃毓民議員：

……可能不適宜在委員會說，但我說了，OK？

主席：

.....所以，我在這裏要澄清。

黃毓民議員：

這個是根據客觀事實做的主觀判斷，這個主觀判斷可能不適宜在這個委員會說.....

主席：

.....你這句說話說得對。

黃毓民議員：

.....但是我說了。

主席：

你說得對.....

黃毓民議員：

OK。

主席：

.....所以我要在這裏澄清，亦要讓公眾人士知悉。

黃毓民議員：

我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要讓公眾知道而已.....

主席：

潘先生，你有沒有答覆？

潘根濃先生：

問題是不是，會面在9月.....

黃毓民議員：

11日前。

潘根濃先生：

.....11日之前，是不是這樣？

黃毓民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應該是。

黃毓民議員：

"應該是"還是"一定是"？為何是"應該是"，而不是"一定是"？

潘根濃先生：

"應該是"，因為一定有會面，我才會寫信。既然我的信是9月11日發出，會面應該是.....

黃毓民議員：

但是你就記不起是哪一天？

潘根濃先生：

記不起是哪一天。

黃毓民議員：

OK。問題是很清楚的，是嗎？9月11日之前會面，9月11日發信給梁先生，然後今天早上較早時候，趙先生完全記不起，是嗎？亦不知道梁先生是評審。這個已經是大家，即是我們比較可以找到接近事實的真相，是嗎？即是說，你在這裏答覆委員問題的時候，你學了你的partner的"三不"：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所以，你們的作風也相似，我告訴你.....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但是，這是很重要的。這個日子是很重要的，你是沒可能記不起的，以及你沒可能在9月11日之前，不知道梁振英是評審，是嗎？還有，你始終不肯說哪一天(某天)，梁振英打電話給你那天是甚麼時間。剛才我們的委員都有問過，是嗎？所以，這個我覺得，主席，我們有必要請趙先生多來一次，以及我們有必要請梁先生多來一次，大家對質一下。因為這樣，今日有潘先生出席，就證明剛才趙先生回答我們的問題，一是帶我們遊花園，一是敷衍。他沒辦法將確切的時間及那件事告訴我們.....

主席：

不如問.....

黃毓民議員：

.....現在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你知不知道梁振英是評審，現在你的答案是"不知道"，但這封信已經很清楚，剛才潘先生的答覆亦都很清楚，我現在幫你作一大堆假設，然後他告訴我是9月11日前。我就是要他答這件事。既然是9月11日前，你們見過面，你有甚麼理由不知道梁振英是評審呢？

主席：

我希望大家議員，我們一直向證人索取這方面的證供，最後的事實是怎樣？是要我們委員會再作出這方面的討論。

趙先生，你有沒有這方面的補充？

趙錦權先生：

我想補充一件事。主席，剛才潘先生亦有提過，他亦記不得清楚，他是與哪位說過有關梁先生是評審委員。在我印象中，我沒有與他說過這件事，我只是澄清。

主席：

我想再問你，到現在，剛才黃毓民議員很強調一點，即你甚麼時候知道梁先生是評審委員。我要再在這裏問你，是否當梁振英先生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才知悉，而在剛才一些(包括在2001年9月這些時間)，你還是完全不知悉梁先生是評審委員。這個你可不可以確認？

趙錦權先生：

我可以確認，在9月份，我見潘先生的時間，我的而且確不知道梁先生是評審委員。如果剛才翻閱梁先生給Mr Eric JOHNSON的信裏面，其實已答覆了黃議員剛才說的日子，就是在2月28日。因為你叫我回憶10年前，究竟我哪一天收到梁先生電話的話，我真是沒辦法記得。不過，翻閱這封信，是2002年3月梁先生寫給Eric JOHNSON的信裏面，是confirm了他是在2月28日打電話給我。我亦相信那一天就是剛才所說——在那一天打電話給我——就應該是那一天。

主席：

趙先生，你之前有沒有看過莊誠先生——剛才你所指的那份陳述書？

趙錦權先生：

沒有。在我們的file裏面，是沒有這封信的。

主席：

OK。那你現在確實是這個日子，"one day"就是指這個日子，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

主席：

好的。接着是何秀蘭議員。

黃毓民議員：

我不可以繼續問嗎？

主席：

可以問。

黃毓民議員：

那你為甚麼……

主席：

我見你沒有反應，不好意思。對不起。

黃毓民議員：

"老兄"，你插咀，follow up我的問題……我尊重你，"老兄"，我時常在這裏被你罵……

主席：

多謝你的尊重。黃毓民議員，請。

黃毓民議員：

我有8分5秒，我奇怪，我"成疊"在這裏，你不讓我問……

主席：

請問，請問。

黃毓民議員：

即是剛才趙先生提到那個日子，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即是梁先生給JOHNSON的信，提到的那個日子。

趙錦權先生：

是，剛才那封信寫了梁先生打電話給我的日子，是2月28日。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哪一年的2月28日？

主席：

2002年，是嗎？

趙錦權先生：

應該是.....剛才那封信應該好像是2002年。

黃毓民議員：

即是說，你在陳述書的(o)(1)段說，"I only came to know about that later when Mr LEUNG called me one day."。這個就是2002年2月18日，是這樣嗎？

趙錦權先生：

2月28日.....

黃毓民議員：

是2月28日。

趙錦權先生：

2月28日。

黃毓民議員：

是。距離你前面所說的，即是"when I met Mr Kenneth Poon of Langdon around September 2001"，與這個相距差不多是半年的時間。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這個所謂"later"，就是相距半年的時間，是嗎？

趙錦權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但是，我們現在要質疑的是，你始終到現在為止，你都不肯承認，你在與潘先生的會面中已經得悉梁振英是評審？

主席：

趙先生。

趙錦權先生：

我確認我在與潘先生見面的時間，我是不知道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潘先生，你當時是怎樣說的？

主席：

剛才潘.....

黃毓民議員：

與趙先生會面的時候，提到這些相關問題的時候，是否記得你當時說過甚麼呢？

主席：

其實剛才已經是.....

黃毓民議員：

我現在要再問.....

主席：

再問。

黃毓民議員：

.....我.....跟着問他問題，OK？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不好意思，10年那麼久，我真是記不起。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甚麼？我聽不到，你再說一次，好嗎？

潘根濃先生：

不好意思，因為10年那麼久的時間，我真是記不起。

黃毓民議員：

OK。那即是說，你當時根本就.....有一點你一定記得的，你是知道.....你當時已經知道梁振英是評審。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是的。

黃毓民議員：

是了，但你現在卻告訴我："10年這麼久了，我都記不起我有否跟趙先生說過梁振英是評審。"是否可以這樣說呢？

潘根濃先生：

可以。

黃毓民議員：

即你會記得10年前的當時，你知道梁振英是評審，但你記不起你有否與戴德梁行的人——特別是趙先生——在那時候說過梁振英是評審，可否這樣說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可以。

黃毓民議員：

你的記憶這麼奇怪的？

潘根濃先生：

如何奇怪呢？不奇怪。

黃毓民議員：

為何不奇怪呢？你那時候是……你與他見面的時候……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他是評審，牽涉到利益衝突，是嗎？

潘根濃先生：

我一進來已認得你是黃毓民，但我怎記得你說過這麼多東西呢？

黃毓民議員：

OK，不要緊，你記得我是黃毓民，你記不起我說過甚麼，不要緊，但那件事與你是相關的，我和你是沒有甚麼"夥搵"的，潘先生，所以你記不起是很合理的，但他與你是有"夥搵"的嘛，他與你有生意來往，又可能有其他關係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是這樣嗎？

主席：

……你不要再評述了，你有問題便提問吧。

黃毓民議員：

如果你再制止我，請你也制止證人，不要在這裏嬉皮笑臉。

主席：

嗯……

黃毓民議員：

我現在問你問題，你便回答，你不要說我記得你是黃毓民……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我不記得你黃毓民的東西.....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你要制止他。

主席：

黃毓民議員，我希望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是用一個要求證人.....

黃毓民議員：

不，你不可以制.....

主席：

.....提供有關資料.....

黃毓民議員：

.....不制止一個、不制止一個嬉皮笑臉.....

主席：

.....我不希望用一種這樣的評述對證人.....

黃毓民議員：

.....用一種敷衍的態度、玩笑的態度來回應議員提問的證人.....

主席：

黃毓民議員，你繼續提問。如果你再發表，我便停止你的提問。

黃毓民議員：

我不是發表，我現在要求你，你要提醒他，主席。

主席：

好。

黃毓民議員：

你有責任提醒這位潘先生……

主席：

我提醒所有……

黃毓民議員：

……不要繼續在這裏嬉皮笑臉。

主席：

我希望我們每一位、每一位在場的，無論我們的議員也好或證人也好，大家都會有一種嚴謹的態度，並且用負責任、以宣誓的形式下作供。黃毓民議員，你繼續。

黃毓民議員：

我不問了。

主席：

OK。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謝謝主席。到我提問……

主席：

繼續。

何秀蘭議員：

有聲音了沒有？

主席：

有了，有了。我聽到。

何秀蘭議員：

現在有了，謝謝主席。

我都想問潘先生，其實這是很基本的商業運作而已。翻看你9月11日給梁鵬程先生、副本給趙先生的那封信，即我們說的DLS6(C)那封信，有一個很基本的商業運作問題想問潘先生。

通常我們不帶秘書去開會，即不是一個正式式的會議，有雙方秘書在場做紀錄。通常大家見了面，會發出一封信，記錄會面的討論內容。潘先生是否同意這是基本的商業運作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都不是一定的，我們經常會面，要討論項目的進展如何繼續下去，這些不是一定會有confirmation letter.....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我們只是有特別的事情.....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我們覺得應該記錄，才會發出confirmation letter。

何秀蘭議員：

是了，是有些事情要大家確認，未去到confirmation letter如此正式，但都會有封信記錄會面大概談過甚麼，起碼如果會面中沒有說過，你是不會寫進信件內的，是否這樣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不很明白你的問題，我剛才是說，我們很多商業會面.....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都不會有信件，亦不會有紀錄，因為經常都要跟進項目的進展。你剛才好像說我一定有letter，不是的.....

何秀蘭議員：

不是.....

潘根濃先生：

.....情形並不是這樣，大部分都沒有信件follow up。

何秀蘭議員：

.....是。我想問潘先生，這封信你是基於.....問潘先生，9月11日這封信，你是基於甚麼原因發出的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第一，要告訴梁黃顧，我們有個專業，會幫助我們看land valuation.....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我們找到個專業，有個專業願意幫手、在不收費的情況下，幫助我們看land valuation.....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第二個，亦當然是告訴梁黃顧或整個團隊.....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梁振英先生身為評委之一，應該是.....他會.....有制度可以處理這種情況。

何秀蘭議員：

是。主席.....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在第二段、第三段，我們剛才已讀了出來，大家都知悉，這封信裏寫了潘先生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亦與戴德梁行談過這件事，即如果梁先生做利益申報便沒問題了，應該沒有問題。我也想讀出最後一段，"With the joining of DTZ, we now have a full team for the study, which would be able to address the project on all appropriate topics."在這裏，很清楚說了出來，戴德梁行會加入這個團隊。我想問潘先生，你這個結論是否在這個會面中得到的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們邀請戴德梁行幫忙處理land valuation，因為他有這方面的專家，他同意幫手，自然我們感覺上就是一個team了。

何秀蘭議員：

是。

主席：

但你沒有正式的文件.....？

潘根濃先生：

沒有正式討論過是否一個team，是否.....

主席：

OK。

潘根濃先生：

.....也放它在submission，這些全部也沒有正式說過，因為沒有想過是如此重要.....

何秀蘭議員：

是。

潘根濃先生：

.....重要得要來立法會聆訊。

何秀蘭議員：

哈哈哈哈。是.....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如果這封信裏所寫當天會面的內容，是不符當天傾談的事實，或有任何一方覺得當天不是這樣討論的，是有異議的，通常的商業運作便會立即告訴你，會澄清當天大家的理解不是這樣的，是嗎？同意嗎？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一般來說，是的。一般來說，如果有人收到信件，不同意內容，他可能會覆信，亦可能打電話，會.....當然會expect是這樣的。

何秀蘭議員：

主席，潘先生在發出這封信之後，有否收過戴德梁行的信件、任何文字，包括傳真、電郵、信件或電話，告訴潘先生，他們那方面不同意你這封信的內容呢？

主席：

潘先生，有否收過？

潘根濃先生：

我沒有……

主席：

不，潘先生，我是問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沒有收過。

何秀蘭議員：

進一步而言，及後……我們剛才有……剛剛潘先生給我們的那份文件，是DLS9(C)，是給趙先生的——是戴德梁行的趙先生——請他回應Hamzah & Yeang那方面的要求。其實你是否基於戴德梁行已經加入這個團隊的理解，然後便再去問戴德梁行的趙先生，請他交他們高級職員的CV給你，讓你可以填寫那份表格呢？或是讓楊經文那方面可以填寫這份表格呢？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我收到楊經文的傳真要求，自然派給相關的單位處理。

何秀蘭議員：

是。

主席：

OK。

何秀蘭議員：

主席，再跟進。

主席：

我們的時間……我想我們在1時正結束……

何秀蘭議員：

最後一題。

主席：

……所以你要掌握時間。

何秀蘭議員：

最後一題。主席，請潘先生確認，當你在9月19日發出信件要求一個高級職員的CV，來填寫那張參賽表格的時候，你沒有收過戴德梁行那方面的任何查詢，表示異議，即告訴你他們不是這個團隊？

主席：

潘先生。

潘根濃先生：

沒有收過。

何秀蘭議員：

無論是電話或文書，都沒有收過戴德梁行的否認，是嗎？

潘根濃先生：

是。

何秀蘭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好的。我都想在這方面問問趙先生。趙先生，你有否發覺，剛才何秀蘭議員所提及的這些信件……否認……不過，好像剛才之前聽你說過，你說沒有收到。

趙錦權先生：

是的，因為我沒有收過這份文件，所以我無法回應潘先生的信件。同時，我想補充一點，因為潘先生他其實……應該這樣說，因為這個設計比賽的參賽者其實是則師，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是由則師邀請我們參加團隊，而不是潘先生他們的。

主席：

OK。好了，在這裏很多謝趙先生……

石禮謙議員：

我可否問另一個……確定一個問題……

主席：

甚麼？

石禮謙議員：

我想問一個問題……不是問問題……是請梁先生確認一份文件，看看他有否看過這份文件。

主席：

哪份文件？

石禮謙議員：

是的，我想請梁先生，Mr LIANG確認一份……

主席：

哪一位梁先生？梁鵬程先生嗎？

石禮謙議員：

是的。

主席：

是梁黃顧建築師.....

石禮謙議員：

梁黃。

主席：

確認哪份文件？

石禮謙議員：

我想請梁.....看一看DTZ2那幅圖，即平面圖。所謂平面圖，因為他是則師。這張圖是.....但也不是一張平面圖，這張圖是一張很清晰的圖，是一張概念圖，是整個參與計劃的圖則，最後參加這個計劃，也是按照這張圖去做的，是否這張圖呢？梁先生。

梁鵬程先生：

對不起，我要翻查這個file來看看。

石禮謙議員：

這張圖.....

主席：

你要求他確認甚麼？

石禮謙議員：

我請他確認和看看這張圖，因為這張圖是他做地價時，是他做地價時……

主席：

請你用咪高峰，我……

石禮謙議員：

因為做地價時……沒有辦法，對不起，我走來走去。主席，這張圖是DTZ做估地價時……

主席：

是的。

石禮謙議員：

這張圖不是一張普通的平面圖，即像趙先生所說好像只是一張很普通的平面圖……

主席：

不是一張平面圖……

石禮謙議員：

……這是平面圖，但這張圖有一個概念，是整個概念圖。

主席：

那麼這個概念……

石禮謙議員：

我想請梁先生確定，因為拿着這張圖，他才做到……

主席：

不是的，確認甚麼呢？確認……

石禮謙議員：

確定是否這張圖，以及確認這張圖是否表達到最後 Hamzah 參與比賽時，便是這張圖，即差不多是一樣的？

主席：

梁先生。

梁鵬程先生：

對不起，那個 question 是這張圖是否將來我們做 submission 的一個初步設計圖紙，對嗎？

石禮謙議員：

即差不多是這東西。

主席：

可否確認？

梁鵬程先生：

這是向那個方向走的圖紙。

石禮謙議員：

即在大綱中是這張圖的？

梁鵬程先生：

是這張圖紙。

石禮謙議員：

即這張圖已經落實了整個概念，對嗎？

梁鵬程先生：

我不可以說是全都落實了，是有一個初步的.....

石禮謙議員：

這裏有多少percent呢？

梁鵬程先生：

.....概念。

石禮謙議員：

因為我翻看到那個 submission 與這個是很相似的。你看一看，因為你是專家。

梁鵬程先生：

是相似的。

主席：

OK，好的。

石禮謙議員：

是相似的。主席，多謝。那麼.....

主席：

我要結束這次研訊.....

石禮謙議員：

好的，多謝，我下次再問吧。主席，多謝。

主席：

多謝趙先生、黃先生、梁先生、伍小姐及潘先生今天出席研訊。如有需要，委員會將會再傳召證人出席這方面的研訊。現時證人可以退席，多謝各位。

我在此宣布今天的研訊結束。專責委員會下次研訊將於4月3日下午2時30分於同一會議室舉行。

請委員移步往會議室4繼續專責委員會的閉門會議。

(研訊於下午1時02分結束)